


# 蕉風

月刊

一九七五年五月號 267 期

穆王銜底  
失驂騶  
見駘山水  
源頭金槽  
玉粒非可  
願踏過天  
涯  
方始休  
已百夏  
日半康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 散文與詩

致洛夫·溫任平·40

海濱、夜宿、詩情·謝清·42

---

### ■ 小說

天火、溫瑞安·46

公孫倆·綠浪·55

---

### ■ 詩專題

寶馬·孫毓棠·60

我怎樣寫「寶馬」·孫毓棠·76

讀「寶馬」·馮沅君·80

---

### ■ 風訊·編輯室·84



# 蕉風月刊

二六七期

## 目錄

---

### ■封面

---

### ■書評

「紫曦的聖誕花開」·郭書遠·5

---

### ■專欄

月和情人(學與思)·鄭百年·9

輕描集·邁克·16

---

### ■小說

花濺淚·鍾瑜·18

位置·宋子衡·24

舅舅、羽裳·34

---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書評

聖誕花開，紫曦著。八打靈再也：紫煦出版社，一九七五，  
一六三頁，馬幣二元二角。

表面上看來，「聖誕花開」不是一本普通的愛情小說。作者請來了她所說的「文藝界前輩」方北方先生寫序，馬大中文系教授蘇瑩輝題辭，和陳蒙父教授寫讀後感，因此我們一開始就「被迫看好」這本長約七萬字的小說。方北方先生對詩、散文和小說的載道、「批判」功用作了莫名其妙的分別後，更加莫名其妙的捧場說，「聖誕花開」的內容，「具有詩、散文、小說的特質；各種體裁創作的精神，作者紫曦兼而有之。」陳蒙父教授則甚為謙虛，自認「跟新文藝絕緣多年，信口開河，無異捫象」，而吸引他的是小說裏的「南洋華人社會」現象。讓我們來看看這本蘇瑩輝教授所謂的「如歌如訴，亦畫亦詩」的小說。

「聖誕花開」最能暴露作者構想缺點的是巧合之處太多——至少六個。①陳文彬正好在趙詩薇的手袋被搶時及時趕到救美。作者也承認「世界上的事有時是這樣湊巧的」（頁十）。②趙詩薇上金馬崙看她姐姐，想不到又遇見她夢裏情人文彬（頁四十六）。③趙詩薇「拿



錯房門鎖匙」，無意中偷聽到徐小菊和陳文彬的談話，並以爲徐小菊懷孕是因爲陳文彬。這巧合使趙陳兩人誤會重重（頁五十六）。④林達昌似乎「惡有惡報」的撞車身亡（頁八十七）。⑤詩薇的母親夏丹在教堂意外重逢她分別廿多年的舊情人張神父（頁九十五）。⑥趙詩薇無意中聽到走廊外面兩個護士的談話，知道自己無生育希望，想從此不嫁陳文彬（頁一三七）。

這六個巧合，都是發生在小說的關鍵處，不是用來製造廉價的懸疑或發展情節，就是用來除掉一個大「壞蛋」林達昌。在情理上，六個巧合當然都有可能發生，但一個小說家如果訴諸於這種便宜的手法，他的想像力的貧乏是顯而易見的。而對成熟的讀者而言，小說裏的巧合簡直是對他智力的一種侮辱——他已經不是「三歲小孩」了。即使流行小說家都很清楚，巧合再也無法滿足現代 *sophisticated* 的讀者了。怎樣「解決」小說的複雜情節，怎樣安排合理 (*plausible*) 的結構，使小說產生戲劇性的力量，實在是對小說家的一種最基本攻驗。可惜紫曦似乎沒有抗拒訴諸巧合的誘惑的能力，而單單因爲這點，她作爲一個小說家的才能便令人置疑了。

而作爲一個小說家，紫曦也缺乏道德上的想像力 (*moral imagination*)。換言之，她對愛情、舊禮教和新思想以及好人與壞人等道德問題的認識，不够深，不够透澈。「聖誕花開」實在還是本頗爲婆婆媽媽的言情小說，正如書後的「簡介」所說，「作者用一根愛情的彩線，把書中男女老幼的悲歡離合、恩怨愛憎，巧妙地聯綴成一個有血有淚也有歡樂與希望的故事。」這種題材對初學寫小說的作者，是最有誘惑力，最難抗拒的，但也最難寫得好，因爲它是最普遍的人類經驗。小說家要在這方面創出天地，他必須能夠向我們根深蒂固的觀念提出有力的挑戰，對傳統的看法質疑，激發讀者的思致，給我們另一種新經驗。

但紫曦缺乏這能力。她祇能用非常平鋪直叙的方法，講趙詩薇和陳文彬從相戀到結合的經過。同時，爲了迎合馬華小說的所謂「批判社會」傳統，她加進了趙傑昂這個「重男輕女」、「思想陳舊」的「吸血鬼」，以及林達昌這個勾引良家婦女的淫虫。和這兩個「壞人」相對立的兩個「好人」是最後「覺悟」了，想辦個托兒所，「尋找那種純真的情感」的夏丹，及不願父親趙傑昂的反對，下嫁一個窮教員，「打算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神聖的教育工作」



的趙詩琪。紫曦所能做的，便是講一個有關這幾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的故事。

趙詩薇和陳文彬的愛情，是個富家女愛上窮小子的故事，在流行小說裏早已是陳腔爛調了。他倆一見鍾情，但詩薇的父親反對他倆來往，而我們的詩薇也果然很有「娜拉精神」，毅然跟隨她姐姐的例子，離開家庭獨立生活。作者爲了攷驗她們的愛情，而加插兩個「戀愛悲喜劇」：「徐小菊事件」和趙陳兩人的六年相思離別。同時，似乎是爲了拖長情節和加強這種悲喜劇的「感人力量」，以及對小說的結構統一毫無所知，紫曦也插入「夏丹事件」。這位母親也和她的兩個女兒一樣「天真浪漫」。其實「夏丹事件」是多餘的，祇是重複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當然，這類小說的公式免不了要批判一些「壞人」：趙傑昂和林達昌。

即使我們抱著聽故事的心情來看這本小說，故事也一點不感人。第一，「聖誕花開」的人物塑造失敗。趙傑昂和林達昌是兩個十分簡單，澈頭澈尾的「壞人」，而趙家母女和陳文彬則是澈頭澈尾的「好人」。在小說裏面，如此黑白分明的人物難以令人置信，也不够人性（human）。即使 Isaac 這個莎士比亞戲劇裏面的第一流大壞蛋大惡人，也有他「可愛」的一面，並且在最後表現出他鐵石心腸背面的柔弱。林達昌和趙傑昂相繼在小說裏死了，而五個好人先後找到他們的新生活，這當然是「邪不勝正」的公式。當作者寫這些道德上如此善惡分明的人物時，稍有頭腦的讀者馬上會覺得，她要向我們「說教」，向我們「灌輸思想」，令人反胃。這也是那些念念不忘「批判社會」的小說家最幼稚的地方。

其次，紫曦對小說這種表達形式的掌握，還不能勝任。前面已經指出「聖誕花開」的結構上的一大缺陷——巧合。此外，紫曦也沒有好好刻劃她小說裏的人物性格和他們的心思活動，他們在某時某刻或歷經某種變故以後的思攷和反省。趙傑昂死後，夏丹和趙詩薇的反應是「覺悟」，但她們的「覺悟」是何其軟弱無力！作者只有兩句話交代（頁一一九），草草了事：

她（夏丹）的人生觀有了新的轉變，對過去的那一段錦衣玉食的生活並不留戀，她覺得她應該積極起來替別人多做點事。

趙詩薇覺悟得更澈底，她不再是趙家的富小姐了，她要憑她的堅毅的意志去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生活。

在我們看來，她們都是失去思致能力的「扁平」人物，而不能反省的人物在小說裏永遠「長不大」。（比較「紅樓夢」的賈寶玉前後長大多少）「聖誕花開」的主角只能以對白交代情節，而本書也幾乎全以這種對白來發展；刻劃人物性格和他們心思活動的文字幾乎付之缺如。

小說最重要的並不是情節發展，而是人物對某一情境，某一打擊的反應。約瑟·康拉德的小說「在西眼下」（Under Western Eyes），最吸引我們的不是 Razumov 出賣他的革命同學而後來成爲俄國政府間諜的經過，而是他在出賣朋友前後夢魔似的反省和內心折磨。換言之，寫小說不應該講故事，而是通過情節來探討（譬如說）道德上的問題，如馬拉末（Bernard Malamud）的小說探討良心，同情與自我救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探討神之有無和罪與罰。

當然，「聖誕花開」也作了些「社會批判」，並歌頌了「光明的一面」。小說有個非常典型的結尾：「燦燦、禮禮正象徵着陳文彬和趙詩薇的前途是燦爛的；他們的愛情是純潔的、永恆的；而他們將來的結合是快樂的、幸福的。」（頁一五二）這跡近迂舊的主題，在我們已有的小說知識下，顯得多麼「說教」，多麼輕浮無力。這種「象徵」也和詩琪夫婦把他們的雙胞胎送給不能生育的詩薇夫婦作爲「一份驚人的禮物」同樣 melodramatic（胡鬧）。如果我們的小說家祇能寫出這樣的作品，那麼 D H 勞倫斯給小說的崇高評價——「小說是一類迄今爲止發現的最偉大表達形式」——恐怕要使我們的小說家慚愧不已。唯一可以安慰的是，「聖誕花開」是紫曦的第一本小說。



# 月和情人

鄭百年

我們每天接觸的事情，無慮千百件；我們每天觸目的東西，無慮千萬種；在這千百件、千萬種之中，有多少件、多少種曾經扣動了你的心絃？有多少件、多少種在你心絃上起了激動的盪漾？它們竟會是甚麼？我深深地相信，華夏民族是一批多情的民族，儘管每天有千百件事情、千萬種東西，他們對每一件事情、每一種東西，都無不留下深深厚厚的感情。大如太陽、月亮、星辰，小如一花、一石、一菜蔬，都含有深深的感情；一顆大白菜，或是三兩隻蟋蟀，齊白石就可以把它們畫得讓你百玩不膩！三幾粒星星，一道銀河，詩人就可以把它們繪得讓你諷誦不絕！大自然活在他們的心田裏，只因爲他們活在大自然之中呵！怎不叫人依戀摯愛呢？

月，天角邊那一塊冷冷冰冰、全是沙塵的大圓石，似乎是最令他們依戀的了！不只是一兩位詩人騷客，更不只是一兩位畫家藝匠，而是整個民族，從東到西，從上古到今天，整個民族都對它擊起了無法形容的愛心，都對它產生萬古長存的戀情——這份「民族情感」，是純潔的、天真的、熾熱的，而且將永遠永遠傳遞下去。

很早，很早，這團圓圓的大沙石就擁有很美麗的動人故事。淮南子覽冥篇、後漢書天文志早就記載了其中的一部份；在古老的時代，黃河流域突然同時出現了十個太陽，流金礫石，生民塗炭，有一位名叫羿的，乃仰天射日，爲萬民留下了我們今天所見的這顆太陽。羿後來自立爲帝，他的夫人是姮娥（即嫦娥）；卽位後的羿暴虐荒淫，向西王母請來不死之藥。嫦娥深恐后羿吃了不死藥，如虎添翼，如龍從雲，乃竊而食之，得仙，奔入月中。冷冷清清的大沙塵裏，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仙女，怎不叫人望而生情呢？除了嫦娥之外，還有一隻大白兔；五經通義早就說過：「月中有兔；兔，月陰也。」此外，還有一隻蟾蜍，淮南子精神篇、論衡順鼓篇都有此說；韓愈毛穎傳甚至說：「姮娥騎蟾蜍入月。」說嫦娥是乘蟾蜍飛奔入月的；携伴同遊，似乎更多情了。有仙女，有白兔，有蟾蜍，似乎還不足以表達深厚的戀情，於是，又有「月中桂」一說了；虞喜安天論、段成式西陽雜俎天咫篇都說，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圍可十人。仙女有白兔、蟾蜍相伴，桂樹呢？早就有人說過，月桂下有人常斫之，樹身隨斫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蓋學仙有過，謫令伐樹也。趙蕃寫過月中桂樹賦說：「同蟾蜍之片影，似濯瑤池。」李白寫過「欲斫月中桂，持爲寒者薪」的詩句，白居易廬山桂詩說：「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說大沙石中有桂樹，已經是够多情了；爲這株桂樹再來賦詩作文，那不是更加多情！既然有仙女、白兔、蟾蜍，郊外又有五百丈桂樹以及伐木的吳剛，那怎麼可以沒有宮殿呢？不必再引經據典了，詩人們「想當然爾」就歌詠起來；劉禹錫懷妓詩不是說過：「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月中有宮，是不必懷疑的了。白居易更多情，他在詠東城桂詩裏甚至說：「月宮若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有月宮還不满意，還要爲月宮多種兩株桂樹！說「這些都是迷信，不可靠……」，說「根據現代科學來看，……」，似乎都不了解這個民族的感情；我們承認我們自己有感情，爲甚麼不同時承認萬物也有感情？我們許諾自己有德性，我們更應該許諾萬物萬事也有德性。說華夏民族是一支「多情的民族」，乃在於他們已把全部的情感、完整的德性賦予大自然萬物大石頭雖然寂寞冰冷，然而，通過他們的心，經過他們的情，它有仙女，有白兔，有蟾蜍，有宮殿，有桂樹，有吳剛——它和他們情感交流，它和他們成了萬代世交！這難道是迷信嗎？這難道是「科學來看」所能給予的嗎？



這圓圓的大石頭和華夏民族發生情感交流，進而成爲萬代情侶相知，除了上述「民族德性與情感」之外，似乎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從文獻的記載以及目前所擁有的田野考古知識來看，華夏民族一開始就是沿用「太陰曆」；一套以月亮盈虧爲標準的曆法。撇開農業社會和太陰曆的關係不談，曆法本身既以太陰之盈虧爲標準，逢十五卽月盈，逢初一卽月虧；一盈一虧，皆與我曆法有關，皆爲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部份——通過太陰曆，月亮永遠在你心中！禮記月令篇、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篇，更把一年各月，每月節氣如何，主神如何，主樂如何，在上者當行何政，一一加以說明；茲簡引呂氏春秋三則如下：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且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負冰，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个……。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且建星中，其日甲乙，……天子居青陽太廟……是月也，養幼少，存孤寡，安諸萌芽；擇元日，命民社。

△季春之月，日在胃……。

政事、音樂、主神、節氣完全維繫在太陰曆上，而太陰曆又是以月亮盈虧爲標準；無形之中，人間萬物萬事都配合着太陰而轉化變移。於是乎，他們如花下細影，月移而花影動；月來了，他們隨月而轉移；月走了，他們隨月而分散！天體之運行，時序之移化，皆莫不與我息息相關；這種情感，絕不是「如膠似漆」，更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淡淡的細水長流呵！月雖然是冷冷清清，但是，它出現的時間盡是夜晚，而且是提着一盞大燈籠而來；明亮，絕不刺眼；在天外，却沒遺漏地把光亮瀉滿人間。因此，月給人們一種神秘感，覺得它偏偏是在黑黝黝的時刻出來「偷看」人間——你孤獨，它安慰你；你和情人在幽會，它閉着眼睛，羞紅着臉看着你；你提劍漫舞，它陪着你、陪着影子婆婆徘徊。詩經陳風有一首「月出」，寫得非常好：

〔原文〕

〔語譯〕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圓圓的月亮從東邊出來，那麼皎潔，  
我的情人呵，長得如月般漂亮！

舒窈糾兮，

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憫兮；

舒懷受兮，

勞心慍兮！

月出照兮，

佼人燎兮；

舒夭紹兮，

勞心慘兮！

她的面貌是那麼的迷人，

我思念她，思念得煩惱呵！

圓圓的月亮那麼的明亮，

我的情人呵，長得如月般美好！

她的儀表是那麼的大方

我思念她，思念得心裏煩憂！

圓圓的月亮普照人間，那麼明照，

我的情人呵，長得如月般明媚！

她的身材是那麼的窈窕，

我思念她，思念得坐立不安呵！

當你在思念你的情人時，月亮就化成你的情人；它不多不少，面貌和你的情人一樣迷人；它不多不少，儀表和你的情人一樣大方；它不多不少，身材和你的情人一樣窈窕；這位「偷看」者，簡直看穿你的一思一念！連你那最纖細、最熾熱，而却又最「羞愧」的感情和熱血，都看穿了！你說它多情嗎？太陽可就沒有這本領和柔細了。華夏民族早就領認出它的多情和溫柔，也早就領認出它擅場於「偷看」情人的幽會、寂寞的孤單者；你說它是「這些都是迷信」！根據科學來看，簡直是不了解華夏民族的情感和思想。

太陰既為華夏民族的情人，而太陰也就特別把亮光普照在他們身上；照在漢朝的未央宮，照着唐朝的長安城，照着宋朝的開封和臨安，照着明朝、清朝的北京城，也照着今天大陸整個江山和南洋羣島，他們彼此之間的情感是純潔的，是真摯的，也是不朽的！

熙朝樂事說：「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為花朝，八月半為月夕。」春天裏每個月都有花開的時候，可是，只有二月十五清晨的花開得最盛、最漂亮；一年到頭每個月每個月都有月圓的時刻，可是，只有八月十五夜晚的月出現得最圓、最明亮！這並不是「於事有據」，而是「有意的安排」；這種有意的安排，却也是够多情了！一個仙女，加上一個半仙，難道值得他們年年祭拜、年年喧鬧嗎？提燈籠、吃菱角、遊花街、賦詩填詞，煞有其事；難道是無故取鬧嗎？不是，不是



，一千個不是。

你聽過月下老的故事嗎？續幽怪錄說，唐代有一個叫韋固的，年少，未娶，旅次於宋城，途中遇見一位奇怪的老人家，他倚着囊袋，坐在那裏看書。韋固好奇地問道：「請問您老人家看的是甚麼書呵？」老人回答說：「天下的婚事，都記在我這簿子上。」韋固又問他，囊袋裏的紅色繩子是做甚麼用；老人回答說：「這些繩子是用來維繫夫妻們的脚；不管你們是仇人冤家，也不管你們住的是天南地北，只要繩子一繫上，就永遠離不開了。」讀者們，你可以不必相信這個故事；但是，爲甚麼他們要把婚姻註定者和「月」涉上關係呢？個中難道沒有消息，竟只是「迷信」？「根據科學來看」嗎？我不相信，我一百個不相信。

當你愛戀一個美女的時候，你自動地就會爲她安排各種各樣的節目；今天去遊山。明天去玩水，後天去賞花，再後天去撫琴，這難道是無故取鬧嗎？當你愛戀一個美女的時候，你無時無刻都會想念起她；看見一件美麗的衣裙，你會說：「我的女朋友也有一件呢！」看見幾簇青嫩的幼芽時，你會想：「我的女朋友最喜愛青青的嫩芽！」讀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後，你會說：「我要把它告訴我的女朋友。」試問，爲甚麼統統的事情都涉上「她」呢？這是一份真摯、純潔的情感，一份萬古不朽的情感。

西京雜記四說漢代的公孫乘曾經寫過一篇月賦，其詞曰：「月出灃兮，君子之光。……隱員巖而似鉤，蔽脩揲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暎……。」南朝謝靈運寫過一篇怨曉月賦，說：「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蹇兮收泛濫，明舒照兮殊皎潔。」一位是想起月有「君子之光」，一位是想起月的清澄皎潔。後來，謝莊又寫了一篇月賦，非常美；末後有歌：「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把美人和明月連上關係，可謂當時之一絕；無怪乎聽歌者滿堂變容，迴追若失！唐書袁朗傳說袁朗也寫過一篇月賦，袁朗是個才子，寫得非常美好，「灑然無留思」；陳後主讀過之後，慨然長嘆：「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唐代的王泠然也有月賦一篇，名句爲：「觀乎皎皎新月，含虛驚闕；伺海蛤而齊生，候階臺而俱發。」宋朝的吳淑、汪莘，明代的馮時可，都寫過月賦的文章，非常有名。這些，都是對太陰的戀詩；他們無時不在安排和美女見面的節目，無刻不在聯想美女的一舉一動以及任何事事物物

。這是一份真摯、純潔的情感，一份萬古不朽的民族情感。

一座長安城，假如沒有月光來映照，那將失去多少的光彩！李白早就寫出「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的名句；沒有月光，還像長安嗎？李白有一次下山，是月亮送他回家的：「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李白遊峨嵋山，是月亮陪伴着的：「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李白流放夜郎時，幸好也把這位知己美人帶着去：「夜郎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峨。」李白，是整個民族最愛戀這位美人的一位，他把月光當酒喝，他把月影當伴舞，「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你看，他喝酒的時候：「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他甚至說：「仙人垂兩足，桂樹何團圓？白兔藥成，問言與誰餐？」仙人垂足、桂樹團圓，也煩他去問！白兔擣藥，也爲他憂愁沒人服用！甚至連最傻的話也說出來：「欲上青天攬明月。」把月光當酒喝，把月影當伴舞，尙且嫌不滿足；最後，竟「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溺死在月波間！這不是一位熱戀者的行徑嗎？詩聖杜甫，也是一位月亮的戀愛者，「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假如沒有月光的話，滔滔江水該多麼的單調！白居易的琵琶行，「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如果缺少了明月，琵琶行不會那麼美！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杜牧「烟籠寒水月籠沙」，蘇軾「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都是情人詩呵！西廂記張生、崔鶯鶯相約西廂之下，「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如果沒有明月，會有玉人來嗎？一個黑摸摸伸手不見五指的世界，會是情人見面的場所？

唐代是小說的世界，有神仙，有義俠，有書生，是個閃爍發光的天地；在所有小說事件裏，我覺得唐明皇、楊貴妃遊月宮最多情，最富羅曼蒂克。廣寒宮雲霧漫漫，寒光輕輕，玉砌環，碧簷繞，風景依稀，金英漫綴，芳氣透衣縑，人在桂陰潛；唐明皇不是唐明皇，楊貴妃不是楊貴妃呵！月在移，影在動，雲在飄，光在耀，時間在流，一對情人在比翼！在連理！看，一羣仙女，素衣紅裳，從桂樹下奏樂而來；是霓裳羽衣曲，是霓裳羽衣之曲！清高宛轉，感我心魄。如果沒有心靈溝通，如果沒有情感交流，試問可以飛奔漫遊嗎？那裏沒有沙



塵，那裏更不是冷冷清清的大石頭，而是仙女漫舞、輕歌飄渺的天上人間；如果它不是活在你的心目中，你會如此多情嗎？你會如此天真嗎？於是乎，我們才真正地了解，唐明皇爲甚麼偏偏會去遊月宮；於是乎，我們才不會說「迷信」「根據科學來看」的話語。

只有是一個多情的民族，才會把大自然千百件事情、千萬種東西密密地加在珍惜和愛戀！你說，月是一塊大石頭，是一塊冷冷清清的大沙塵；你這說法對於月來說，絲毫沒有損失。你假如說，月是個多情的美人，月裏有廣寒宮殿、嫦娥、白兔、蟾樹、吳剛，月最月亮於八月十五，月常常伴和西山歸，月裏有霓裳羽衣曲，月裏有輕歌曼舞的仙女，月是我的女朋友，月是唐明皇楊貴妃……；頓然之間，你會覺得那圓圓大燈籠是多麼可親，那圓圓大燈籠是多麼有生氣！雖然遠在天角外，你會珍惜它，親暱它；你會珍惜它的光亮，你會覺得它的光亮是溫柔無比；於是，你喝酒不可沒有它，下山不可沒有它，登樓乘舟不可沒有它，漢代的未央宮、唐代的長安城更不可沒有它！雖然它永遠寂靜，你會覺得它無言勝有言，你會覺得它完全了解你，你會覺得它的盈虧有無比的生氣；於是乎，它像一把青青的草活在你的窗前，它像一個窈窕的淑女活在你的心中，於是乎，你會安排一連串活躍、鬧喧喧的節目在秋天圓月的夜晚裏，你會把人間最多情最珍貴的夫妻關係註定者歸給它，你會把唐明皇、楊貴妃情感神秘的氣氛提到它的懷抱裏去。一塊冷冷清清的大石頭，這個時候的它，已經是人間最可愛的終身伴侶了！這是多情，而這樣的多情是多麼富藝術性呵！多麼富人情味呵！這難道不是生活嗎？

三月十日

# 輕描集

## ■杜十娘

講起杜十娘，大家都罵，實在不值得抱了百寶箱跳海，厄文道：「白雪仙唱的，她還叫艇家撐過一點。」怕浸不死似的。死是必死了，金銀銀還不是始終被撈上來，白白益了別人。是絕少見到這樣傻的人的，然而她又有什麼辦法，一條心去定了，耳不聞眼不見，也算解決。如此積極的死志，現代人不會有了，再愚蠢也是情操罷。心痛成那樣，痊癒也成殘廢，只要跳時透透徹徹，也不能太怪責她。不過公認最佳做法，自然是開百寶箱風流快活。那時後人不唱，或者乾脆唱成淫娃蕩婦，也不妨的。反正還有許許多多不明不白的正面人物頂檔。

## ■柴

在明報看到柴文意的照片？這個名字真好，不知誰取的，就止姓柴，已經引起許多聯想，居然還有文意二字跟着，那種舒服說也說不出來。張愛玲在「流言」提過一個柴鳳英，她說是標準小家碧玉，柴文意的秀麗不很願意妥協又生在人間的味道，卻比什麼都濃。改天寫小說的時候，不知道能不能搬過來用。又怕高攀了。



## 醒

一連幾個早上，都在五六點迷迷糊糊醒了，今朝索性睜開眼睛。喝一杯冷水，鼻微微塞着，無比的舒適和實在。昨夜的雨浙瀝响着遺音，上床前是淒爛的下，一種將鮮菜煮得變了色貼在鏟底不肯上來的爛。唐在一旁仍睡，他的體味燻困在被裏，尤其溫馨。揭開窗簾看，隔壁公寓走廊亮着燈。這是幸福麼？能有如此澄明的一刻，本身已經是。趕着起來把它寫了，他日如果反悔，也有物證。

## 冷門

中午搭巴士上學，後座傳來女音哼 Barangirl，不似米朽世故，可是板眼快慢，甚至兩段之間的空隙，與唱片一模一樣，可見是有心人，否則第一已經不會揀這麼冷門的歌，又可以推測聽過無數遍，要不然怎會如此準。於是不禁回頭望她。一個深棕頭髮女子，獨自坐着，包了淺粉紅花紋的頭巾，披一件墨西哥長披風，藍牛仔褲。貌不驚人，也不特別靈秀，可是細細的聲音裏有些迷人。太陽洒照在她一邊肩上，隨路程震跳着。

## 悼

寫一點不愉快的事：一個常見的小老人死了。他是設計界老前輩，大概也是學校贊助人之類，所以星期四的時候一上課我們的老師就將他的死訊宣佈。我與他沒有交往，也不認識，見面時點頭招呼而已，心裏也不安了一日。平靜的驚訝，意識叫自己不要相信，可是信與不信，實在沒有差別。八十五歲孤獨的老人，他戴一頂帽，行路奇慢，臉上的笑永遠是肯定和開懷的。我恨憎一切不必要的思想，尤其不在自己範圍裏的孤單寂寞，然而我並不爭氣，時常好奇他的心境，是怎樣的呢？

不關乎的一個人的死，令人彷彿着。過馬路總見到他坐在街角婦女書店外候巴士的長椅上，攪不清是在等，在晒太陽，或只是渡過。在圖書館的沙發裏，望每個學生，目擊着青春。來來去去，誰又不是。記得當初厄文指指點點道：「他設計勞斯萊斯招牌。」匆匆年餘。

## 花濺淚

柳家姊妹棠棠和嬌嬌，這兩天也不知誰氣誰，在盥洗室裡，往早倆人都言笑欣欣的，昨天起，嬌嬌一個人就佔了洗臉盤，足有半刻鐘時間，累的棠棠蹲候了好一陣，待得漱洗完畢，嬌嬌又霸佔了廁間，出來的時候，還故意的吊起眉毛，嘴角掀起，把眼睛向壁鏡上翻了翻，示威似地甩一甩頭髮。把髮絲往後一蓬一蓬的揚起，才昂起臉往外走。臨到掩門的時候，還故意的碎轟一聲，一遞一傳的還聽見她向樓下吩咐：阿銀姐呀，快準備我的早餐呀。……最後才聽到她拉坐椅的聲音，重重的傳上樓來，還配着敲擊磁碟聲。阿銀也不知說了什麼，聲音蓬鬆的，多半是輕責她輕挑胡鬧。因為這兩天，不論早餐晚餐，她都在飯桌上使性。明明是湯水够鹹的，她還故意的抓胡椒粉往上灑，使到空氣裡厲辣起來。桌上的爸媽和棠棠都眉頭緊皺，正待說話，阿銀已倉的流下淚水了。父親忙說：阿銀妳到廚房裡去吧。說完，眼睛向嬌嬌一掠：「妳這是幹什麼的？」嬌嬌一筷子挾起一塊燒鵝肉，正待往嘴裡送，聽見父親的問話，才動作頓了頓，把視線放在父親的臉上。見他填起的顴骨，漲滿了青筋，眼鏡下的一對眼珠，骨碌碌的向她瞪視；看看母親，只見她垂着臉，凝睇着桌上的湯碗，上面一浮一浮的冒着蒸汽；溜向姐姐棠棠，只見她濃厚的睫毛，一掩重重的遮住她的眼瞼，兩頰頰上



清紅的，像是忍抑她的忿怒。——父親的眼光還是凌厲的向她望，嘴唇輕忽的嚙動，像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經把筷上的燒鵝肉往碗上慣，一哄的站起，使力的扳開椅子，雙手掩臉，嚙嚙抽泣，往樓上奔跑；當梯口處碰着走來的銀姐，時手上還捧着一碟煮炒，一不留神整盤往地上翻，濺的四處油汁，熱氣漫在四周，把屋內幾人的視線都模糊了；母親輕嘆了一聲，眼睛向父親瞞，父親低首蹙眉，低聲哦吟：這女兒怎麼得了！……棠棠更難過的往嘴裡扒飯，她挾起一塊燒鵝肉，往父親的碗裡放。父親抬頭看着她，昏花的鏡片後，一閃閃的泛着淚光，嘴上沒有說話，但是顴骨上的筋肉輕輕騷動，要說的像都說了。母親黯然的立起來，她素常都著深灰軟綢的便衣，領項高高的，襯着勺後的一記油髻，看來有些古典式的深沉。——她往哭聲的所在走去，脚步一答答的直蹬上樓；飯廳裡只剩三人，阿銀蹲在地上，使力抹刷地上的菜汁，用力故，原來縛住後腦一縷厚辮的紅色絨繩，一晃晃的跳動。屋外光旺的太陽，把光線篩過樹梢，播映到屋子裡來，投在父親的眉額上，抬頭紋深刻的鏤在際上，他才緩緩地說：「原諒嬌嬌吧，棠棠——」

她不會言語，只把額際垂了垂，父親回復凡常語調說：「妳再見到建坡，應當好好對他說，你們的事，我替妳作主。嬌嬌可以不必理她。」

提起嬌嬌就令她心疼。那天，是一個清明氣候的假日。家裡一早就哄起來，收音機嘩嘩的播放音樂，廳上到平臺，直延到花園的涼棚上，都光亮亮的掛滿紙花和彩燈。擴音筒還特地掛在樹極上，一園子都灌滿了樂音。棠棠還着意的，令阿銀把後園的幾盆紅雞慈搬到前園來。霎時間，一園子都是紅遍遍的，亮得讓人有灼目的感覺；原來柳家今天有喜事，大小姐棠棠要和姻親的馬家少爺建坡訂婚了。原先兩家是準備擺設筵宴的，後來棠棠和建坡都老實，不願鋪張，故最後決議下來，還是定期在家裡擺茶會算了。那天爲了此事，建坡一早就過登柳家，坐下了，用過茶，就對柳家的兩老說：訂婚一舉實不宜鋪張，蓋不欲兩家親友勞煩也。柳家兩老聽言亦是，計定日期週知親友，就定期柳家舉行訂婚儀式，——這是兩星期前的事了。

這天，氣候晴和。柳家上下都早着起來，父親一早驅車下城，特地載了一箱名牌的色酒回家。母親也一換平常的素質，穿了一襲橙黃的禮袍，邊紐處還綴著一扣扣的光片，像是一

個披着星光的婦人，兀的浮顯在空中；父親也掛上一條領帶，披上厚重的大衣，毛色湛藍的，看上去特別莊重；阿銀也光潔的換上水紅的衫褲。她替棠棠梳理頭髮之際，迎着光，見到她的臉也輕淺地敷上粉，樂孜孜的對鏡內的棠棠說：這日子總算給她盼到了，她是什麼年候來柳家的？……她略一思量，然後自語地說：「我來柳家都廿二年了，那時妳還少，才兩歲，還經常夜尿呢……」說的棠棠滿頰飛紅，自鏡面瞟她一眼，嘴裡嘟囔：妳真是！……阿銀說的興起，順勢把棠棠的頭擰過來。窗臺外柳影重重，帷幕的繡花折映在她的臉上，一道清秀的眉線，順着嫩額，一撇的展入髮髻。額下掛着一排流海，很薄的，風來時微微漾動；阿銀替她上的眼膏，很像水銀瀉地般，一下子使人覺得她清豔異常。尤其是一記紅唇，溶溶的沾着口涎，真是可愛透頂！——阿銀粗厚的手，輕摸着她的下頰，那裡溫溫的吊着汗汁：「我看着妳長大，又看着妳許人……」說着，聲音哽咽了，有點顫抖，像是抑不住的模樣。棠棠抓緊她的手，眼眶裡忽的浮起淚花，眼前的阿銀，好像老了许多；每天處在一起，很容易感到一個人老的，因何今天突的感到她憔悴好多了，也許是她自己成熟了的原故。

「要是妳生母在世，見到妳這日子，也不知該怎樣高興了！」阿銀續說，並醒鼻子。

焉知棠棠聽罷慄然心驚。她現在才知曉，爲什麼這兩日來，父親飯前飯後，總是收鎖着眉頭，像是一重心事甩不掉的，整個人沉入無常的憂鬱中。果真是眼看自己許人，女兒大了，懷念起故世的結伴來麼？也可恨自己太輕心了，連父親這重心事也不瞭然，真不知如何對他老人家！想着，感懷身世，止不住幽幽痛哭，頭枕在阿銀的脇上，哭的兩肩一抽一搭的。

阿銀撫着她的柔髮，順手替她插上一枝紅玫瑰，那花瓣上盛放着紅光，掩映起她整個臉龐特別光美。「小姐也不必悲傷了。可幸妳後娘待妳猶好，老爺也疼妳，好多時嬌嬌仗着她娘的愛寵，對妳千般爲難，她愈鬧的兇，鬧的蠻，後娘不說話，妳爹可是痛在心頭的！」

經阿銀一番言語，棠棠憶起同父異母的妹妹嬌嬌，時不對她使性刁難，真是千種情難以抑制，一發不可收拾的痛哭流涕。好在阿銀撫慰得着，才把她的淚水止住。移時已正午，阿銀才着意替她上了妝，披上一件絲翼綢衫，紅裡泛黃，繡着一重萬字格，很別緻的配上一雙皺褶裙，垂條的很見風韻。兩人待到完事，方走出房檻，正面碰着自盥洗間逸出的嬌嬌。只見她著曳地的長袍，大紫藍的，當胸處很時款的扣一花結，背後半露肉背，膚色柔嫩，二



條輕飄飄的垂帶，在她輕跑下樓時，飄然的散起；她驚鴻一瞥的消失在樓底下。棠棠什麼也看不清，只感到她的一雙大眼睛，塗上晶亮的銀膏，回頭向室內瞻望，只見梳妝臺上，狼藉的搖滿物品，她又盜用姐姐的化妝品了！棠棠無奈的搖了頭，小心的踩着高跟鞋往下走，倒是阿銀捺不住：「搗蛋鬼，就不知她媽是怎樣管教的！」一語未了，棠棠突的回復身來，眼睛瞪着阿銀，那神情彷彿要噬人的模樣，她正欲說什，棠棠已截住她說：「阿銀姐，方才那話對我說可以，若是旁人聽了，止不住事情會鬧大的，以後說話留些神兒。」阿銀臉色沉暗，嘴上囉囉，欲說什麼又止住了，只聽棠棠說：「我雖無娘，後娘待我如親生，我絕不可輕怪妹妹。」復後又說：「見外的話不可說，都是一屋簷裡的人，分什麼彼此……」

阿銀被搶白之後，也不敢言語了。其時，廳上傳來震耳的樂聲，嬌嬌拖着她的幾個膩友，蓬喳喳的跳起舞來。聲音尖噪，波浪似的傳來，震的棠棠臉上的飢肉都搖動了。她移步下樓，阿銀一把抓着她的臂膀，讓棠棠扭轉身來：「小姐，妳還怪我麼？」見到她的老臉，因惶愧而色澤黯淡了。一時，棠棠也自悔言重，復捏着阿銀的手：「阿銀姐，原諒我說的太過。」阿銀復又回到先前的平和：「我說話留着神是了，小姐。」棠棠咧嘴淺笑，一雙眼光逡巡在她臉上，復次用手紮緊她辮上的紅絨繩，親切地說：「倘若日後妳願意，可隨我到夫家來。」阿銀喜極，執着棠棠雙掌：「太好了，小姐，若是妳生母在，她真慶幸有此良善的女兒！」語言未了，頓覺自己失言，回又續說：「我願伺候小姐一輩子！」棠棠見她語言誠摯，只好夷然地說：「阿銀姐太客氣了！」

到了樓底，鬧哄哄的盡是人影，嬌嬌的友群就據了一個廳。隨着棠棠出現，大家的目光都注在她身上。棠棠的父母正在和親朋交談，就隨便介紹過後，她的目光很自然流向園外。太陽普照，涼棚下影子綽綽，先是見到馬家的雙親，背着臉和另一群人說話。只見馬老先生站的禿頭，在花映下端够明亮；馬老太太披着一件彩褂，也背着身向園外望。馬建坡呢，自己站立一角，頭髮梳的貼直，一身禮衣，襟上一記花絮綴上綠葉，領上別一金針，很耀眼的貼在灰濃的絨料上。他面前站一修長的麗影，背肉袒露，膚色柔美，有二條紫藍的垂帶款款擺動；當棠棠屹立在涼棚下，建坡才注意到她來了，放下了那麗影，趨前挽着她雙手。待得那麗影回顧頭來，棠棠才認清那是嬌嬌，頓時間覺得她長大了。高跟鞋固是把她托得高聳，那

胸脯凸起的象徵，在在都說明她的成熟；特別是那一明朗的眼圈，當着衆人面前，頻頻向建坡使情，棠棠氣的臉色發青，掌上沁汗，神情十分難看。阿銀一時不察，遂問小姐是否欠舒服，棠棠把臉一沉，眼梢向嬌嬌射去，阿銀看的仔細，才知道出了亂子，也只好恨恨的向嬌嬌瞪。無奈那種場合又不好發作，只好暗暗晦氣。——嬌嬌呢，自然也不把姐姐放在心上，拖着建坡就往廳裡走。音樂這時轉向熱烈，賓客們一窩兒擁在一起，場面混沓，時不見嬌嬌和建坡在人簇中閃顯，遂又淹沒在人叢中。這時，柳家二老和未來親家，也覺得情景尷尬，遂着令音樂停止，大夥兒才東歪西倒的靠在椅上桌上。客廳裡一片混雜，老人家站在高處，向來賓宣佈柳家和馬家定親的消息，並稱將由馬家少爺親把定情戒指套上柳家小姐的手上。說完，大家一陣哄笑；棠棠垂着頭，感到建坡把戒指掛在自己手上，那手掌是冰冷的，眼神是呆拙的，她似乎有異樣的感覺，拾眼向他審視。只見他臉目無光，眼皮下的一雙瞳仁，時不溜向外面。順着他的視線，只見外面園地上，嬌嬌著着一身紫藍的長袍，兀立在花園叢中，偶有一知鳥環樹嘶鳴，像幽靈召喚一般，把建坡的心神收攝住了。待大家掌聲湧起，他才驀地驚醒，那呆態棠棠和柳馬二家長老都看在眼裡，涼在心上。好不容易把局面安靖下來，音樂又響動了，年輕人亦樂乎的跳着。嬌嬌身手敏捷，一手把建坡拖入人叢，並肆意的扭動身姿。棠棠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咬牙不語。柳馬二家長者頻頻皺眉。阿銀一邊頓足一邊對棠棠說：小姐真忍的住麼？棠棠搖頭，顫上的肉顫抖，眉線收成八字形，強忍悲愴。阿銀又道：小姐再忍，恐怕未來姑爺都讓去了！……語猶未了，只覺眼前一黑，一記清亮的掌聲響起，因來的突然，阿銀已挨了棠棠一巴掌，屋內的人都楞住了。柳馬二家長老嬌嬌建坡，都一時僵住了。音樂憂然而止，大家都緘口不言，彷彿地球中止了活動，萬物都歸於矜寂。倒是建坡知覺，傾身向前，攙扶着棠棠。棠棠有暈眩的感覺，舉目四望，見人人的表情都呆滯，彷彿一幅幅臉具：園外紅日當天，紅鷄窠開的一地，像血漿似的浸滿庭間。她什麼都沒有知覺的暈迷過去，耳畔聽到父母的哭鬧，但很快又聽不到了；她好像看見生母在對她唱催眠歌。

當日夜裡，家裡靜的可怕，父母在屋角拭淚，只是不言語。棠棠靠在窗畔，舉頭觀瞻，明月悠悠，心底裡的悲涼難抑，一掌抓住垂簾，低低飲泣。阿銀顫動的手枕在她肩上，棠棠



回頭來，伸手摩挲她的臉頰，細聲地說：「阿銀姐，妳不怪我？阿銀搖動頭顱，兩鬢的白髮徐徐飄動，眼眶內盡是淚；棠棠哇的一聲，伏在她肩上哭了，父母也走過來，把她扶在沙發上。吊燈自天花板垂下，照的大家的臉色都黯淡。父親緩步走出園外，見嬌嬌一人獨依在涼棚下。月光流照，紅鷄蔻都黯然失色了；只是嬌嬌那幅臉在月光下，還油油的透亮。」

「妳不後悔麼？」父親問，邊坐在石凳上。「妳這是對得起姐姐？妳貪玩我不怪妳，但亦可知今天是什麼日子，妳要使姐姐難堪！」

「她不是我姐姐，我媽也不是她媽！」

像雷轟一般，老父親猛的站起來。他的眼睛透過鏡片，星火冒動，正舉手要擱她一掌，陰暗裡浮出一個女人，——她母親竚立在涼棚下，臉色一片白兮，兩眼晶光，使他高舉的手——緩緩的放下，口中喃喃地說：「都晚了，快回樓上休息吧！——誰也聽得出他話裡的淒傷。」

屋子裡過了午夜，初更響起，棠棠推窗向外展望。她著了絲繡的睡衣，憑闌低迴。園外蟲聲唧唧，對她來說，沒有一個夜晚像今夜一般難眠的了，她此刻想的很清楚：如果一個男人能隨便愛另一個女人，這男人還值得廝守麼？想着，心境也豁然了；遂款步下園來，用利剪修飾紅鷄蔻的枝葉，直到天邊透出日光為止。

——這兩天下來，姊妹在盥洗間都不說話；兩下不歡。今早她佔用洗手間特別長，原來一早打扮起來，也不知道到哪裡玩去了。俟到棠棠下樓來，見嬌嬌早已人影杳然，桌上有食殘了的麵包茶點，阿銀只默默的打點桌上的早餐，嘴上咪咪的泛露笑意，偶爾用眼光向棠棠瞭望。棠棠好生詫異，亦不多問，只坐下桌上，舉手拾茶具，只見桌面擺一清紅的禮卡，上頭有一漫畫夾文字：祝姐姐生日快樂，下款是嬌嬌斜橫的字體。——她臉上一陣喜亮，向阿銀說道：「真想不透今日是我生日！」

「我也忘了，是嬌嬌記起的。」

說完，倆人都笑了。窗外霎時間特別光芒，原來太陽已逐漸洩入，游入廳堂了。

（七五年三月）

# 位置

吉寧落寞且顯出些微悽涼樣子地坐在廳中神桌旁一角，雙手環抱着雙膝，匍匐在椅子上。他妻子烏惹却坐在房門門檻上，跟本就不知道該做些甚麼。那兩對失神的眼睛在無意間竟以一個奇異的角度沒意義地接觸了一下，但這兩對眼睛所領會到的只是一種厭惡，在剎那間又下意識地閃開了，各以尋覓棲息之處。吉寧轉向掛在腐蛀了的牆壁上有些微褪色的十二時鏡框，鏡框裡鑲着的是他大女兒雪君的像片。烏惹的視線却轉去門外陽光下的那片空茫，蘊伏在那片空茫裡的是一份殷切的期望。

吉寧的眼神凝結在雪君的像片上，眼眶裡蘊含着的似乎是點點瑩光，他把雙腳伸下地上，一隻手按着胸部，覺得有點不舒服，輕輕地按摸着，接着從神桌上的白鳳丸鐵盒裡掏出一疊煙紙，一包煙絲，慢慢地捲起來，他的動作比往常捲煙時的速度慢得多，這麼做無非是想打發一段漫長無聊的時間，他把捲好的紙煙啣上唇角，又熟練地捲了一下，把紙煙捲速得更緊更密些，然後才點着了火，他連續的抽了幾口，正想青鬆地疏散一下心頭的悵悶，却沒想到竟引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他的手出力地推壓着胸膛，企圖壓下這一陣痛苦。

「那葯丸吃完了沒有？」烏惹突被他那緊密的咳嗽聲從那絕望的空茫裡震醒回來，就這



樣無奈且關心地问着吉寧。

「葯？吃了又有甚麼用。」吉寧緊縮着肩頭，又咳了幾聲，斜靠在椅背上舒展一下胸部。「你老是這個鬼樣，我看你越咳越厲害，這樣咳下去不辛苦？」烏惹半埋怨半關照着。「弄到這個地步，死都嫌太慢，還要吃甚麼葯。」吉寧雙眼直瞪着屋頂，突然暴躁地嚷叫起來，像想發洩肚裡悒氣似的。

「你這種人，誰願意多講你一句，還不是怕你死去。」

「人家會死，就是我不會，慘就慘在這裡。」吉寧憤怒地攤着雙手。

「就是你這點臭脾氣，弄得一家不安寧，趕走了福仔不够，又趕走了雪君，你想想，這樣你能得到甚麼？」烏惹也有點不服氣地駁着。

「我這樣做還不是爲了一家人要吃飯，你說，你不吃飯？」吉寧說着站起身子，好像尋找另一種依靠。接着說：「像福仔那種兒子，有沒有都沒關係，他多在家一天，我的命就更短。」又坐回原來的位罝。

「兒子總是兒子，有一天他會想好。」

「等到他變好，我的骨頭可打鼓了。說甚麼都沒用，就是自己命壞。」吉寧又在捲着唇上的紙煙。

「話雖然是這樣說，可是你不想雪君都已廿五歲了，既然有人喜歡她，不就讓她去，難道要她唱一輩子戲不嫁人？」烏惹帶着懇求的口氣說着。

「我不是叫她不要嫁人，我的意思是不讓她嫁過去，你知道嗎？咱們這班戲在目前已經够慘了，如果雪君嫁了出去，又缺了一個重要角色，那時候要怎樣去唱，眼光光等餓死好了。」吉寧又站了起來，不耐煩地踱着步。

「有誰肯給你招進來？」烏惹說完這句話，驀地怔住，看了看吉寧沒有甚麼奇異反應，又這樣說：「雪君真的嫁出去，亞花不是可以唱得來。」

「唱得來！亞花也十八歲了，以後又有誰來替她？」

「以後，以後就不唱戲好啦！」烏惹想以這句話結束爭論，沒想到反而激怒了吉寧，他

又暴跳着：

「唱幾十年戲都不能存一個錢，難道在這個時候會發達，那是天公有限了，我這個喉嚨就快完了，如果不是亞茨他們幾個在，我看這班戲早就倒了。」

「如果讓雪君好好地嫁出去，說不定她還會回來湊班。」

「你倒想得週到，嫁過別人的門，還有誰肯讓一個媳婦出來唱戲，你還不知道唱戲有多卑賤。」吉寧瞪着烏惹。

「誰說唱戲卑賤，咱門已靠它活了幾十年。」

「就因為唱幾十年都是這個樣子，人家才會看不起。」吉寧想找出証據似的，到處張望着。

「不管怎樣，你總不能這樣子對待兒女，現在雪君萬一不回來，你又怎麼樣？不但等於嫁了出去，可能連屍也沒得收。」烏惹也在堅持着。

「我那兒會想到她這般忤逆，說她幾句就溜了出去。」

「到底她還是你的女兒，她是人，你不該把她當作那些木偶，我看你是掌慣了木偶，才會這麼固執。」烏惹看吉寧在逐漸軟化，就趁機爭回一口氣。烏惹移到大門邊，向外探頭望了一下。又說：「她已經去了三天，找遍這麼多地方，連個踪跡都沒有，如果她想起短的路，看你那時又怎樣是好，賠一賠我這個人？」烏惹的眼眶潤濕起來，且低聲引泣着。

吉寧這時似乎已冷靜下來，或許是受到良心的責備，轉換了較緩和的語氣問着：

「太子爺怎麼說，是凶是吉？」

「太子爺說人在東南面，凶吉倒沒提起，今晚拜祭後才知道，還賜了一張靈符今晚當天燒。」

「你看雪君會不會怎樣？」

「神都不知道，我又怎能知道。」烏惹帶着些微報復的口氣。

「亞花去了整半天，也不見她回來。」吉寧又埋怨着。

「到這個時候才着急有甚麼用，如果亞花回來再沒有雪君的下落，我看應該報警了。」吉寧顯得那麼惘然，這完全是自責吧！他不應該在那麼逼促的時間內去處理一件事，一



切都太唐突而且粗暴，現在想回來，要補救已可能太遲。雪君那天離開時，就嘆着就是死了也不再踏進這個家。這句話可能是真的，他完全了解雪君的個性，她是那麼任性。吉寧坐在躺椅上，斜睨着烏惹，見她悄悄地在拭着眼淚水，心頭更覺得難受，忽然又是咳了一陣，他喘着氣。他這個六十歲竟是一個難渡的關，不愉快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尤其是自己的病也在日益惡化，醫院是要留醫，又想到整家人的生活要怎樣處理，只好拖着老命拼一下就是了，反正幾十年都已經過去，這條命也不會再拖多久了，病能醫好又怎樣？本來是想要唱多久就唱多久，卻沒想到一切都突然改變；年紀輕輕的福仔患上了毒癮，雪君又離家出走，一層一層的不幸事件不斷打擊着他。他妻子可能說得對，他能掌握的只是那些木偶而已。吉寧也似乎覺得那些木偶並不止是木偶而已，它們也像有生命，那生命可能是他在這卅年間所灌注給它們的，表面上是他在牽制着木偶種種優美的動作，實際上却是木偶在牽制着他，他才是傀儡，永遠沒法子擠入人的位置去。

在卅年前，他爲了烏惹的美妙嗓子而入贅過來，卻沒想到會學着唱戲，他覺得人總是隨遇而安的，在環境的催促下也就負責掌管這些木偶了，他接受這麼做是爲了甚麼呢？那時他想到的就是安隱快樂的一生，對這行業他很有把握。在他老丈人去世後，他不但是這團掌中班的接班人，而且已經是一個出色的藝人。

在卅年後，尤其是在今天，他才真正的覺悟到，他根本就沒真正的活過，翻開那漫長生命的紀錄，竟是一頁空白，他真像患上了失憶症，想不起在這卅年間的一舉一動，在這段時間內，只不過像一具在空閒浮動的物體而已，唱的是甚麼，演的是甚麼，彷彿根本與他毫無相關，他只是那樣下意識地唱着演着。

吉寧似乎是已經睡去，其實他只是感到懶倦，他想到需要休息片刻。烏惹在一旁守着門外的動靜。當吉寧正進入朦朧狀態時，烏惹忽地爆出了一聲充滿着希望的叫聲：

「亞花回來了！」

吉寧緊張地睜開雙眼，亞花的影子正好對準着他的視線。

雪君滿臉愁痕，她也一樣那麼可悲，始終被那解不開的女人的結緊緊地糾纏着，這免不了構成種種矛盾和痛苦，她想掙開那頑固的鎖，換來的却是一片心碎。這是逼不得已的事，她所以這麼頑強也是在對峙的情況下造成的。由於環境的壓力，使她覺得人應該有自己的個獨立單位，不附屬於任何東西，不附帶任何條件；現在她所面對着的是一個理想，她不能放棄，即使是以更深的痛苦去兌換，她也準備承受。

這是她離開家的第三天，在這三天之間，她未曾安靜過，她開始觸及一些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相等於她在懂得世故後所有的思想活動，造成了一片混亂。前些時候，她很純，對於一個人的活着並不關心，那就是只要能夠活着就是了，覺得人終歸是人，是支配一切的。

現在她才領悟到，純真並不能保持永久，一切都在隨着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改變；她的改變是在去年的事，在她結識了那個男人時開始的，這應該是一種正常行爲，尤其是一個女人，更需要有所付託，她已經是廿五歲的人，該有一個歸宿，總不能唱一輩子戲。可是，她父親却始終從中阻撓着，常說她是這班戲的一個重要角色，一天她嫁出去，這班戲就會像失去了一根柱而隨着散去，戲班一散，整家人的生活也就會跟着陷入絕境，她當然相信這個利害關係；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她父親除了這門行業，從未會幹過別的，何況他已是六十歲的人，難免會使他感到絕望。於是，她開始懂得思考，從各種角度去揣測和假設，期望對這件事能夠獲得解決，就因爲這樣，苦惱經常聚集在她心間，始終都得不到一個結論。在那個時候她雖然處在痛苦的境界裡，但她仍舊順就着她父親，到處去演唱，那些時日，她覺得完全是脫離自己的，總看不清楚自己的面目，她已塑造了一個自我形象，她懷疑着一個人要怎樣才能算是活着，而又要以甚麼方式才能進入人的位置，當然，她覺得需要的是自己的掌握。那天，當她唱完了最後一夜戲回家，她向她母親提出了婚嫁問題，試探着是否有解決的可能性，可是他父親在剎那間像發了瘋似的，在她兩邊頰上重重地括了過去，括得她幾乎要暈倒，這是他父親最爽朗的答覆，那陣痛楚就是她一生的轉捩，她考慮了多少時日，費去了多少精神的心事，在這剎那的痛楚之間即刻得到了裁決。她開始憎恨她父親的狂暴和自私，有了這種心理，她就可以直截了當的去決定自己的事，不必再考慮到他人的干預。她感激他父親使自己清醒，給自己產生勇氣，建立了自己。於是，在那種毫無親情存在的驅逐下，她毅然地



離開了那個哺育了她廿五年的家，跨出了那座門，走向自己。

離是離開了，可是由於離得太突然，總免不了產生一種行星脫離軌迹的感覺，在這幾天裡所想的都是一個新的處境問題，這是開始考驗，一個女人獨立後，所面對的是否將更悲慘，她心中那人萬一靠不住，那將怎樣去處理，最後，她咬着嘴唇一想，甚麼事都可以解決的，只要自己站得住。

她妹妹亞花的突然出現，又給她加上另一層的困擾；這是她離開家的事件正進入高潮階段，她埋怨亞花不應該被他們所使用，當然，她也了解這一點，亞花年紀還小，她也只不過是一個可憐的木偶，

「姐姐，你真的不想回去？」

「如果想回去，我又何苦走出來。」

「你不能原諒爸爸？他只是一時火氣大，其實，這幾天他也在難過。」

「我已經是一個廿五歲的女人，他不該那樣蔑視我，如果他不打我，不罵我，不趕我，我的想法就不同了。花，以後你也會知道的，有一天，你也要嫁出去，那時，你也會遭遇到同樣的命運。」

「以後的事我沒有想過，我只知道爸爸確實可憐，我一直都在同情着他，因為我覺得他為的都是咱們這家人。」

「話是這樣，但當你面對着這種事實時，看法就會不同了，在以前，我何嘗不是這樣的。」

「爸爸的病看來是更嚴重了，尤其是這幾天咳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他又不肯再去請醫生，我實在為他擔心。」

「這又有甚麼辦法，我又不能醫治他，回去還不是給他多添一些煩惱。」

「你如果願意回去，會減輕他心頭的負擔的。」

「回去是不可能的，我已經不是以前的雪君，我已決心要真正的活一次，不管後果怎樣。」

「姐姐，你為甚麼忽然有這樣的想法？」

「這不是忽然的事，它已發生很久，只是它一直被鎮壓着而已。」

「你想出走已是很久的事？」

「是的，自從爸爸不讓我跟他來往的時候就開始的，我常覺得不能忍受，總有一種想掙脫甚麼的力量在作祟，它一直驅策我走向孤立，這是可怕的，你說是嗎？」

「我不懂得這些，咱們不是很好嗎？爲甚麼要去想那些不正常的事，咱們已經唱了這麼久的戲，一切都已經覺得自然。」

「爸爸他自己是說過唱戲是卑賤的，我並不在乎這些，我要求的只是一個抉擇機會，知道嗎？再束縛下去，我就要瘋了。」

「唉；姐姐，我真沒想到，我根本沒想到這些問題，我只以爲你是一時受氣而出走的。」

「是的；那是一個機會，我不能就悞自己一生，我要有一個看清自己的機會。」

「你是決定不回了。他來過沒有？怎樣說？」

「他的看法跟我一樣，他一樣不能忍受所有的束縛，我對他很有信心。」

「我沒甚麼可說，只希望你能够快樂就是了。」

「我記得再過幾天是城隍誕辰，那兒有三天戲，你好好去唱，演幾齣沒我的戲份的。花，千萬要記住，把我當作真正的失蹤了。」

擠在戲台最前的就是那些乘着演街戲向母親討食的小孩子，接在小孩子後頭的就是一些上了年紀的男女們，他們都拉長着頸子，焦急地在等着開鑼。附近這一帶的男女老少都知道這班掌中班的聲譽不錯，雖然它已略嫌過氣，但對一些老年人還是渴望着有幾晚掌中班看看，何況他們對唱花旦的雪君和唱老生的吉寧是那麼熟悉，所以今晚一早就都擠到這兒來。

戲台雖狹小和簡陋，但對演掌中班這種戲並不會受到局限，完全合乎需求。幾幅褪了顏色的佈景，倒也懸掛得整整齊齊，在台面頂端掛着的「桃園掌中班」幾個字，雖然是漆過了幾次漆，但仍避不了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不過這批戲迷們並不在乎於這些台面裝璜，他



們所期待的只是美妙的曲調；一些懂得看告示的都注意着黑板上那幾個白粉字「五子登科」，大家都暗自議論着。

吉寧蹲在後台一個狹窄的角落裡整理着那些將出台的木偶和裝束，兩指間夾着濕透的紙煙，但仍捨不得丟掉，他一邊整理一邊在咳嗽着。他仍充滿着信心，他不但還能夠演得好、唱得好，而且還要比以前更出色，無論如何他要更落力地去演出，直到最後一口氣，以挽救這勢將被潮流所淘汰的掌中班，當然也是在挽救他自己；那些木偶，他要使到它們真正的活過來，企圖使人看到的是他自己而不再是木偶。

這是雪君離家後演出的第一趟街戲，吉寧的視線盤旋着整個戲班成員，心頭像有些微感觸，手裡拿着一個木偶在發着呆，像那種檢不回甚麼的沉重，他的意志產生了些微動搖，難道已註定要在這個時候失敗，他不相信，少的只是雪君一個，這個缺少並不一定會影響他，他還能夠站得穩的，即使是走進最悲慘的時刻，也一定要表示他會進過人的位置，所以他決心要唱得更出色，一定要使自己知道未曾失敗過。

吉寧咳嗽得更厲害，他把手裡的木偶安放在木箱上面，雙手拼命按壓着胸部，那動作根本就是一種垂死的掙扎，只是未被發覺而已。烏惹在旁邊焦急不安地關心着，但吉寧一句話也沒答，其實他是答不出聲，閉着眼睛在抽搐着。所有的成員們都在注視着吉寧，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這樣子怎有辦法開台。吉寧在那陣咳嗽過後，就逐漸舒服過來，只是那雙眼却在直瞪着那恐怖深邃的空冥。不可能就在這個時候，他還要處理一個完滿的人生，這雖是一項艱苦的任務，但他仍堅信自己會在苦難中渡過，幾十年都已經挨過去，難道不能再挨一陣苦，他總不願意在一種殘缺中死去，那種死彷彿就是逃避、是自殺。以一個庸俗的角度來衡量他的一生，並不能說完全是卑微的，他也有壯烈的一面，所以，他不願意在這個時候死去，他要豎起旗鼓，再唱、再演，一定會更出色。雪君離開雖然是一種打擊，但並不怎樣嚴重，他絕對不會因此而宣告失敗，這反而可能是一種激勵，形成他生命的另一個轉捩點，因為他才感覺到，先前他完全沒思考過這些事，沒想過要振作，對於個人並不重視，只知道他是在活着，而現在，他才開始苛求，開始要去掌握更多的東西，要設法應該怎樣才能領略到真正的活着的滋味，以前他是忽略太多了，荒廢太多了，那些只是一片混淆，沒有一種

人的位置存在。那些空白的事，想起了幾乎要掉眼淚。

吉寧從佈景邊的縫隙望出台前，他忽然站了起來，他看到了一片攢動的人頭，從那些臉的表情看來，他肯定他們都是焦急地在等着戲開演，他好像被注入了一枚強心劑，因方才那陣痛苦而遺留下來的痲痺痕迹即刻由他的臉上摔下，換上去的是一絲淺淺且滿足的笑紋，那是一陣難以捕捉的忻忭，於是他問：

「幾點了？」

「七點多。」烏惹回答。

「就開場吧！」吉寧以一種命令式的口吻傳下這一句話。由於提早時間，大家都感到愕然。但他的確是爲了要迎接一個新的轉捩，一個開始，這是以前未曾有過的現象，他覺得非常興奮，他注視着那些木偶，部份已跟隨了他將近卅年，使他從那艱辛路途上走到這裡，在今晚，也只有它們能給他一個決定性的趨向，他曾經付給它們深厚和誠摯的感情。忽然他又咳了一陣，他覺得還好，喉頭沒有被塞住。鑼和鈸的聲音開始散播在這個角落，戲迷們個個都提起精神，等着正式開演。吉寧在開始準備着，他在胸部、喉嚨、額角各處輕輕地擦上了驅風油，最後還擦一點在鼻梁上。

這是例外的，在上演前吉寧多補了一段開場白，他好像說了一些很激動的話，這到底對他有沒有補助呢？他不理會這些，他是決定這麼做的，因爲這樣能够使他更振作，會更使人注意。他又是咳嗽了一陣。這是個緊要關頭，他担心着自己的咳嗽，這難免會損壞了嗓子的，如果戲一開演，腔門拉不起，那觀眾可就要喝倒采了。他爲了確保一切順利進行，牠地喝了一口濃茶潤潤喉，清理一下嗓子，還覺得不致於發生問題。

一陣密鑼過後，就這樣，吉寧已肯定地被納入了那新的轉捩中，幕被拉啓了，木偶出了場，他興奮地在把握着木偶的動作。忽然喉腔一陣癢，又是咳了起來，由於咳嗽時的震動，木偶的動作即刻走了樣，他額角接着也冒出了冷汗，但他仍企圖掙脫這一陣胸頭痛苦，就在這剎那的掙扎間，他卻發現了一個奇跡，這雖是他曾經幻想過的事，但它是絕對不可能會出現的；他所執着的那個木偶竟真的被潛入了生命而產生了一種神奇力量，他發覺不是他在牽動着木偶，而是木偶在把持着他，一切的動作都是下意識的，他的手在不停地扭動着，轉



請閱

蕉風文叢 6

綦 綦 著

# 綦綦論文集

定價一元正

郵購處：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出了一個個美妙的姿勢，他感到的不是驚訝，而是滿懷信心，這是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他一生以來生命所趨入的最頂點，朦朧之間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已站在人的位置裡，於是，他更起勁地舞着、扭着，他已預感到自己正處在那接近完成的階段，是的，就要完成了，就要完成了；他更劇烈地咳着，咳得他前仆後仰，只是他手裡的木偶並未脫離位置，他仍堅信會唱，一定要唱，要唱得比往日更好更美，於是，他張大着嘴吧，要唱，要唱，結果唱出來的却是一口濃濃的血。

（稿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大山脚）

# 舅舅

「他是個呆頭鵝！他若有知，怎不會察覺一個女孩家的心事？」瑞珍倚立於窗旁，邊說邊玩賞着欄上的雛菊。

「他是誰？誰又是他了？」表姐坐在竹椅上弄着手紅，漫不經意地回問。

「也吧，瞧我們大家都是女孩子，不彷彿坦白的對妳說了，也強似這般悶在肚里，」瑞珍道，「他呀，不是什麼神仙，可也不是什麼超人，也不是什麼有名望的人物，他就是他，我的——舅舅。」

「舅舅？」表姐放下手紅，似乎聽着了興趣，「這倒好玩了，我從來就不會聽說過妳有個什麼舅舅。快告訴我，這個舅舅是什麼人，他怎麼欺負我們的小公主了？都給我說來，我給妳評評理。」

「表姐，我還沒說完呢，瞧妳這般的窮嚷，待會叫旁人聽着了，還以為我真是他的外甥女。事實上我們跟本沒有一點親戚的緣份，這只是一個小誤會罷了。」

「話說幾個月前鄰居的張家忽然大擺酒席，請了親戚好友到家裏來喫酒慶祝，原來張家



有一個兒子大學畢業剛從城里回鄉，張家的人有好幾年都不會見過這個兒子了，因此一樂起來，就設了個不大的宴會專誠爲他洗塵了。」

「張家和我們素來都是最要好的一家，因此宴會邀請的客人自是少不了我們的一份。我原不想去，只是受不了媽媽的一再催促，她說：「十八歲的大姑娘了，現在不去見見世面，要等老了才去不成？」胡里胡塗就跟着家人踏進了張家，但見人山人海，賓客如雲，紅男綠女，人聲笑聲混成一片，幾時就會見過這等大場面了？慌忙之間，就來了張家上上下下的人。且說張家有個小淑子，年紀比我小三四歲，却是我的心腹之交。只是她奔上前來把我拉到一個穿西裝的青年面前，沒頭沒腦的指着他說：「這是我舅舅，就是剛從城里畢業的大學生！」我當時倒真是胡塗了，只學着小淑子的口吻唇齒不分的稱呼了他一聲：「舅舅——」這一下可把張家和我們家的人匪笑了，回家時還給媽媽訓了一頓！」

「沒羞，怎麼就認了人家的舅舅了！」表姐也不禁發噱了。

雖是回想，瑞珍也還深深的感覺到那一份羞澀，「我當時連耳根都紅了，旁人都大聲哄鬧時，只有那個「舅舅」靜靜的站在我身前帶着揶揄的意味對我微笑，像是在捉狹我呢！」

表姐，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深入一層的向妳表白，自從那個宴會以後，我就藉着去找小淑子爲理由，時常獨自一人上他家去，可是他正和人合夥開一家報館，忙得很，我十次去，倒有八次白走一趟——

「我先前不是說過了嗎？他是個呆頭鵝！就沒見他對女孩子細心過，我要怎樣對他暗示他才會察覺？我可不是男人家呢！」

「嗯，我道是什麼大事，原來我們的小公主要戀愛了；」表姐早已聽出了興趣，她把手紅攔在一旁道：「原來妳這麼沒羞，先前厚着臉皮認了人家的舅舅，這會兒怎麼又要認人家做「情人」了！」

「表姐，妳少捉狹了。我現在對妳說了，妳以後可就別讓旁人知道了——」

「當然。我也聽別人言語過關於妳那「舅舅」的事，妳給我仔細說來，看他怎麼欺負我們的小公主了，我找大夥兒評評理去。」

「我也不要妳替我出口氣，只要有人聽我吐吐悶氣，心里也就舒坦些。」

「有一天恰好是我爺爺的生日，我們就請了幾個較要好的鄰居到家裏喫飯，張家的人和那「舅舅」也一同來了。那天我穿了一件鵝黃色褶地長袖的箍裙，只有在大節日時媽才許我穿這件衣裳，誰知他——我那「舅舅」忽然跑上前來對我說：「妳穿這件衣裳可顯得真好看。」我心裏一喜，從此上他家時十次有七次就穿上了它。這件事給姊姊知道了，她說：「整天打扮得這麼漂亮，是不是要急着出嫁了？」偏偏弟弟又聽見了這番話，笑着趕追來說：「二姐要做新娘子了！」把我給羞哭了。不巧這件事不知怎麼渲染到了他耳裏，有一次我上他家時，他見了我一身普通的裝扮，就說：「妳怎麼不穿上那件鵝黃色的漂亮裙子呢？今天想不是什麼大節日吧？」我給他氣哭了，回到家裏就把那裙子剪了幾個窟窿，結果給媽媽說了——頓！」

「有一次我和小淑子在他家裏玩耍，他拿了一大堆舊衣服說是要捐給什麼紅十字會的，說着就叫小淑子替他補好一些破爛的裂口。我見了就趕忙說：「讓我也來做吧，好歹也快一點。」他聽了皺起眉頭：「這可不是替布娃娃做嫁衣裳呢，妳可得小心。」想是他不會見過我親手做的手紅，才這麼沒頭沒腦的對我叮嚀。平常頂靈巧的手藝，碰到他那天寸步不離的對我監視，手脚竟是不聽支使，縫了一半就給絨針刺破了手指頭，真是個鬼使神差！只聽得他說：「瞧妳以後嫁了人，非得請個裁縫師傅呆在家裏不可，免得丈夫壞了衣裳也沒人會理！」我一氣上來，也沒弄好傷口，跺着腳就跑回家去！」

表姐嘆喲的笑了出來！

「男人也真是一條大懶蟲，你看他房間亂七八糟的，衣服、書報、桌椅、煙灰混得滿地都是，我瞧着心裏不舒服，閒着時就瞞着他家里的人把它細心的打掃整理，那會料到給小淑子發現了，就在他面前打了個小報告，他非但不感謝我，反倒尖酸刻薄地說：「妳急什麼，我還沒打算娶妳呢！」我又一次給羞得哭了。這一件事又不知道給那一個愛打廣告的傳進了我家人的耳裏，從此他們個個見了我就在嘴旁掛上一個莫名的微笑，真是把我悶得透不過氣來！」

「以後我見了他總是不敢大大方方的和他正面說話，怕一把話題扯上了以前的笑話，我可得又要聽他的冷嘲熱諷了。」



「又有一次我去找小淑子，不巧小淑子出去了，而他却生了病，躺在床上歇着。我傻頭笨腦的就自動當了他的臨時護士。他一要茶要水，要這要那的把我支來使去，我也沒有埋怨，只樂意的誠心爲他服務。那日老天爺不作美，忽然下起清盆大雨來，他在床上一翻身坐起來說：「倒霉透了，我植了一盆小靈松樹在花架上，如今怕要給雨水沖壞了！」說着就要跑出去。我看他生了病，那肯讓他去淋雨水？於是趕忙阻止，說：「我去！」就冒着風吹雨打爬上屋脊的花架上把小靈松樹拿回屋里。我全身都濕透了，他只一心一意的顧着他的小靈松樹，在他眼裏，我竟比一棵植物都不如！」

表姐也不再發笑，只用心的聚神聽着。

「有一次他帶了一個外國朋友上我家裏，也真是的，明明知道我的英語不行，却偏偏丟下我一人和那外國人一起說話。這外國人操一口美國腔的英語，又快又濁，好比電影上那些幾哩咕嚕的對白。待我醜態百出之後，他才跑上前來和這外國人指手劃足，一面看着我一面不知道說着什麼好笑的趣事，我雖聽不大明白，倒也知道他們正拿着我開玩笑。這外國人說：「她真懂得英語？」他聳聳肩道：「我也不清楚，瞧她這麼急着獨個兒和你說話，想也不至於不懂吧？」說着兩人就哄笑起來。我氣得幾乎要哭了，臨走時他還說：「妳的外國話不行，改天上我家來，我教妳學幾個字！」我原以爲他只說着玩罷了，却不知道我第二次碰見他時他又提起這件事，我冷冷的說：「學什麼呢，反正你也不過藉此來捉挾我吧了。」說着心裏陣陣發痛。

「又有一次他當着我面前拿了一些女孩子的照片給我看，說那是他讀大學時所交的女朋友。我一張張都看過了，他却拼手拼腳說這個女孩有多美麗，那個又多大方，這個身材好，那個學問佳……聽得我心煩極了，却只裝着沒事一般的陪他笑着——表姐，他實在是個不打折扣的呆頭鵝！」

「妳才是個不打折扣的呆頭鵝！」

屋里驀然响起了一個男人的聲音，瑞珍本是面對着窗外的景物，她不期然且喫驚的轉過身子，赫然發現站在她面前的竟是她那「舅舅」！她一手撫摸着胸前，禁止她太急促的心跳聲，另一隻手極力按着窗欄，支願自己驚嚇過度的軀體。她恍恍地想自己曾說過了一些什麼

，但她思潮一片空白，一片混沌，她幾乎使自己昏暈了過去。

他直立於她身前，她沒有聽到他言語，沒有看到他行動，她禁止自己去接觸他的眼神，她垂底着頭，咬緊下唇，她看到她的好友小淑子從屋外衝進來，對魅祕地微笑着的表姐大聲報喜：

「舅舅結婚啦！」

● 二

「瑞珍。」他目送小淑子和瑞珍的表姐離去後，柔聲的對她輕輕呼喚。她逐漸使自己鎮定，那一股莫名的羞澀如浪潮一般湧了過來，她無力地說：「我先前的話都讓你給聽到了，不巧你現在又要去做新郎子，你要怎麼對我冷嘲熱諷，現在就盡管使出來吧，免得以後又被你當着話柄說笑！」

「瑞珍，這一切是個誤會。」他說：「當我大學畢業回來時，我家里的人就急着替我物色媳婦，他們都說除了陳家的小瑞珍之外，其他的女孩都配不上我。但是妳想想，我可是有新思想的人，又受過科學洗禮，那會和那些老古董一般見教？就算真要結婚，也得由我自由戀愛，硬硬給我娶一個和我沒有一點感情的妻子，這算是什麼時代？但是我又忍對家里的人有太多不滿，除了瞧瞧是諾之外，反倒把這筆賬算到這個叫瑞珍的女孩身上去了。」

「我原以為妳早已知道他們已打算把妳嫁給我了，却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原來妳竟然被瞞着呢，這反而使我成爲一個罪人了。」

「就因爲如此，我以後見着了妳，就處處和妳爲難，對妳說盡了刻薄話，好洩洩心中的悶氣。所以妳以前對我的一切殷勤，我只以爲是你家的人早已安排好吩咐妳這麼做的，却想不到那是出目妳的原意。瑞珍，妳知道爲什麼每次妳上我家時，我家人總是不干擾妳嗎？還有，記得妳替我打掃房間時我會說過：「急什麼呢，我還沒打算娶妳呢。」正是這個意思。」

「那一次我病了，妳冒着風雨替我把小靈松樹拿到屋里，從那時起，我開始懷疑我對妳的態度了。瑞珍，從我第一次在宴會里見到妳，我就對妳有了好感了，只不過我使性子，好強得很，不喜歡別人擺佈我，所以才對妳有偏見。」



「我於是馬上改了過來，藉口說教你英文，只爲有時閒親近你。拿了女孩子的照片給你看，只爲試探妳，事實上她們誰也比不上妳！不巧自這時起，妳反而沒有了表示。我心一慌，就託妳表姐來試探妳，她的說話技巧好得很，使妳不打自招，反而自己托了出來。」

「哈，小淑子真頑皮，上次她使妳沒頭沒腦的認了我爲舅舅，這一次，他又弄塌了！告訴妳，結婚的是小淑子的舅舅，但是不是我，是我剛從城里歸來的哥哥。」

### ●三

「聽說這個小鎮會有一個美麗的傳言：當一對戀人準備表明彼此的心意時，因言語遲鈍，難以齒口，只有拿小動作來表達和領略。以左手代表愛情，右手則爲親情。如果有人伸出了左手，而對方也以左手展示，表示彼此都擁有異性之間的傾慕和感情。倘若任何一方伸出了右手，就表明他賦予對方的只是朋友一般的親情。」

瑞珍幌動着眼睫掩飾自己的淚水在陽光下的閃耀，以皓齒咬緊雙唇避免過份的抽搐，但她無法禁止囂亂的心跳聲和興奮的彩筆在她顴頰上塗下的紅暈。從開始至今，她沒有抬起眼睫正視過他，她仍底垂着頭左手按撫於前胸，右手支頤於窗旁。她不期然的用兩手矚視着他的手。他手指細膩而修長，指甲短而皓嫩，長長的衣袖子穿戴至他手腕上，整齊而淨潔。他的右手無意識地抽動了一下，彷彿掀起了整個宇宙，她癡癡地以手按緊胸前，心境淒迷。終於她看見他的左手迂緩地伸起，柔弱得像拾起一片墜地的落葉。她的左手黏貼一般蟄伏於胸前，她感覺到自己心脈的跳動厮混着精神的混沌，良久她把左手撇離胸前，心跳彷彿得到鬆弛一般的急促奔躍。

陽光在兩隻手掌還沒匯合的時空輕輕的從中間遁了過去，兩隻純潔無疵腕如雕塑的玉手，在光耀下閃着燦爛的星光，如斯美麗。

溫任平

# 致洛夫

閒來無事

讀你海郵寄來的「魔歌」

居然讀出大朵的紅花

和一小叢白花

爲甚麼是花呢

我總覺得你的詩很蛇

曲線的緊張

凶猛的柔軟

貼地而行

噲然

翻身躍成

一枚射出去的炮彈

我始終聽不清楚

吳興街的那個「吳」字

正如我始終認不出



## ■ 後記：

在台北醫學院的昏黃下  
那個穿高領夾克的大漢

就是談詩的三種欣賞過程的那個

男子

所謂紅花白花，是洛夫第五本詩集「魔歌」封面設計的其中部份，說魔歌調門類蛇，並不似花，殊無與封面設計人胡澤民兄拾槓之意。至於我形容洛夫的詩：曲線的緊張，凶猛的柔軟云云，完全是直覺的感受，自非公認的評價。這兒的「緊張」指的是詩的內在 tension，「凶猛」或可作 aggressive 解，洛夫詩乃陽剛型，但其意象跳躍頻頻，而且跳得又高又遠，往往首行是實境的描繪，次行已入幻象的昇越，大概因此原故，其凶猛、緊張也就得到了某種奇異的均衡與約制。

讀洛夫詩，絕少「同一感」，讀者知道它的真實，也知道它的不真實；讀者可以充份領略其詩中的意涵情思，甚至文字所造成的氣氛，但讀者也能同時清醒地辨出詩人在甚麼地方誇張了、甚麼地方渲染和潤色了，因此，讀洛夫的詩能保持一種客觀的美學距離，也許是因為這樣，詩的緊張與凶猛就不致過於直接與堅硬；「曲線的，柔軟的」，此此謂也。

第三節詩，內中的「現代典故」頗多，願述其詳。我於七三年年杪赴台，逗留期間，曾蒙洛夫招待吃飯，本來是約好了日期時間的，那天我卻恰好有事往新竹一行，及至趕返台北，已逾時三刻鐘了。飯店的櫃檯小姐告訴我：「有一位先生會打了好幾次電話來，是找你的。」話猶未畢，電話鈴响，正是洛夫來電。他在電話中用湖南腔國語告訴我他住在吳興街，我一直搞不清楚是那個「吳」字，洛夫連說是「口央吳嘛！」，我聽後仍茫然，不知是那一個中國字。於字音的捕捉如此差勁，對一個向來自負兼具一雙「能聽各種聲音的耳朵」的人來說，不啻是一個小小的諷刺。我們在電話中約好了在台北醫學院大門見面，那晚我與瑞安、清嘯同行，在醫學院門前守候了約十分鐘，才發現身傍不遠那個穿高領夾克，也在等人，也等了大約與我們三人同樣久的高大漢子，正是洛夫。那晚在座的有詩人痲弦夫婦、張默、周鼎以及從西貢前來出席第二屆世界詩會的吳望堯，飯後在走廊上洛夫與我會交換彼此對詩的欣賞過程的一些意見，想不到這些經過都走進我的詩裏去了。

七五·一·廿二

謝清

# 海濱·夜宿·詩情

## ●之一 海湄夜譚

海島的夜是寧靜的。它像一首無言的詩，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夜來了之後，潮也跟着來了。那羣愛垂釣的少年，一窩蜂的提了他們的釣竿及魚餌，很整齊的排坐在堤旁，等待着他們的收穫。燭火在飯後逐漸微弱，最終只剩下團悶然的殷紅。

霧好重。只有擠到小營中閒聊。營是由鹽膠帆布製的，通風不太好。他們六人中一人便把營的一角翻起。躺着，也看得一天的夜色。天是灰沉的，樹影像紙剪的手工，很自然的貼在天角。大概是雲重吧，不見星不見月，更添一份寒意。

雖然是一個無星無月的夜，不過若不燃燈仍見得着四週的景物。這是一個明夜。但陳君再三強調要把電筒扭亮，並掛在營中的中脊。營很低，連盤膝垂坐都相當難。因此，電筒的昏黃的光只能直射到營地的地席上，再反射到各人的臉上。因而，只有較接近電筒時，才能較清楚的見到那人的臉。剎眼看過去，這種照明，倒和恐怖片中的燈光照明類似。再加上今晚的陳君，不知何故頻頻用把梳子不斷的梳理着伊的長髮。昏黃詭異的燈光，烏黑的長髮，清冷露重的夜。不禁令人憶起日本名片中怪談內一則題名為「黑髮」的故事。於是燈下



便有一個一個的鬼異故事接下去了。

夜沉重。更多的聲音沉睡下去。垂釣的人羣中，有人釣得一尾尺多兩尺長的魚。於是他們便哄哄然又圍到燭火處，重新加薪，要煎魚吃了。營中六人對營外那些吃魚的狂熱佈乎沒有興趣。大家依舊圍在昏暗的電筒旁，低着聲調交談着。

他躺在營中最沉暗的角落。時而參與營中各人的交談，時而沉默無聲。沒有人看見他的臉。他靜躺在營中，海風由營側的縫隙刮進來，吹涼了他半邊身子。他從黑暗中望去，營中的各人看似那麼的近，却是那麼的遠。風中問訊，悲中取喜。枕着夜濤，他得清楚地踏着他的每一步。從荆棘而來，不能重回荆棘之處。他幽幽似夜央的煙縷，無聲的飄向孤寂的園林。等到吳君問他：喂，你到底是不是睡着了？從黑暗中，他說：我夢見了大頭鬼！營中各人都被他引笑了。

在笑聲與夜色之中，他想起夢蝶的那幾句詩：

「何須尋索！你底自我

並未墜失。倘若真即是夢

「倘若世界是夢至美的完成

夢將悄悄，優曇花與仙人掌將悄悄」

有人提議到營帳外，橫臥的椰幹上長談。他們便出營了。營外，有一海的潮聲在迎他們。風將每一個人吹得更清醒了。

## ●之二 晨海之行

夜悄悄的走後，曙光就即刻來了。鷄啼一串串地由遠處逐個傳遞而來，潮也便黯然離去，留下滿沙灘貝旋畢卜的嘶喊。風寂，人穆。每個營帳內都躺着一一些睡眠。似乎只有他們兩人猶還清醒。萬人皆睡我獨醒？

曙色漸暝，他邀她下去沙灘漫步。於是他便在退潮的沙灘上印下第一個不能長存的足印。無言的朝東去了。潮已退得遠遠的。東方的地平線上，有一大團形態獯獯的烏雲阻着，朝日掙

扎着，想把它第一線金炎透穿它。惟雲層太厚。它的金光竟燒起層層疊疊的早霞，魚鱗似的排滿全天。連海都沸成金色了。他踱到斷堤下，從縱橫交錯的提架間隙望去，見那一天輝煌的天色。竟驚歎的說不出一句話來。迴首，見她亦是一臉的朝色。

向來時的路走回去。踏着每一個來時的足印，見四週的景物都已明澈映人了。沙灘上也  
有其他一些人在行動了。有人在俯拾貝壳。她打起一把紅花傘，迎着風背着朝陽走着。他走近水湄，水竟是清澈見底，海草銀魚，皆歷歷在目。探足入水，一股清涼透遍全身。好柔順的水呵。突然，她發現海底還有菊花似的多彩的海葵。他順着她指的方向看去，一朵朵如花的盛開着。而遠山也隱沒在雲霧裡，僅有峯頂清冷的冒出。朝日、霞色、南天、金海、沙岸、潮聲及紅傘。如果這不是叫做畫，它該叫做甚麼？如果這不是詩，那詩又是甚麼？誰人會有如此機緣，活在如此詩意的畫境中呢？踢着水花，他想香格里拉可能也不過如此呵！

語言此時已是多餘的了。信步走着。突然見到一塊巨石有如兩株學生的樹生生給撕散劈開了似的，分成大小兩塊。他與她都駐足端詳。不知怎麼，他竟憶起那首清淒的詩：

「爲甚麼悲喜總與意外相約？

離奇的運數呵！

如果時光真能倒流

就讓我回到未出生時——

回到不知善之爲善，美之爲美

回到陰陽猶未判割

七竅未洞開時

● 如果世界是方而不是圓

地下天上將永遠不得相見

而見時的窘澀，與別時的幽愁

將被影塵遮起——

千歲一日，咫尺萬里



縱使隔着薄薄的一層幽明諦聽

你聽到的將只有沉默」

他望着這塊劈一爲二，膚紋蒼老的巨石；不正濃縮着周夢蝶這首「一瞥」的詩的內容？他又再一次品嚐到由永恆所榨出的苦液，及時間冷然且匆促的聲音。風把晨光吹得更加迷人，誰又能將這些鑄成永恆呢？風無言，他亦無言，石更無言。晨光中，他知道此際的沙灘上有好多晨行的人，有多色的雲天及那個打着紅花傘看日出的她，及那塊令人沉重的巨石。及此，他便不再遠想了。而他眼中，早已雲色蒼茫。

（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始至三月廿日零時十四分完稿）

## 蕉風編輯部啓事

- 一、本刊的「書評」專欄，評介近年出版的中文文藝新書，包括創作和論述。
- 二、星馬港台及其他地區作家或出版社，若有此類新書，歡迎逕寄一本至本刊編輯部。本刊將約請專人負責評介。書評作者的意見不代表本刊編者的意見。
- 三、本刊每月將把寄來的書籍，列一清單，註明書作者，出版社，出版地點、年代及售價，附於欄末。

縱使隔着薄薄的一層幽明諦聽  
你聽到的將只有「沉默」

他望着這塊劈一爲二，膚紋蒼老的巨石；不正濃縮着周夢蝶這首「一瞥」的詩的內容？他又再一次品嚐到由永恆所榨出的苦液，及時間冷然且匆促的登音。風把晨光吹得更加迷人，誰又能將這些鑄成永恆呢？風無言，他亦無言，石更無言。晨光中，他知道此際的沙灘上，有好多晨行的人，有多色的雲天及那個打着紅花傘看日出的她，及那塊令人沉重的巨石。及此，他便不再遠想了。而他眼中，早已雲色蒼茫。

（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始至三月廿日零時十四分完稿）

## 蕉風編輯部啓事

- 一、本刊的「書評」專欄，評介近年出版的中文文藝新書，包括創作和論述。
- 二、星馬港台及其他地區作家或出版社，若有此類新書，歡迎逕寄一本至本刊編輯部。本刊將約請專人負責評介。書評作者的意見不代表本刊編者的意見。
- 三、本刊每月將把寄來的書籍，列一清單，註明書作者，出版社，出版地點、年代及售價，附於欄末。



# 天火

這是一個很可怖的旅程，是這樣的，在一個寒冷的子夜裏，我們三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潮裏穿過，搭上一列夜快車。車子過了時候還沒有開行，像是在等待什麼，終於開了，車內的燈光都一齊熄去，開始是不穩的、嶺簸的、最後像一艘船似的向前流去。從城市流出郊外，從郊外流出野外，一直流着，像黑水河般流着。因為沒有光，所以大家都沒有說話，感覺着彼此的呼息，濃重、急促、而緊張。我們耳鼓裏都是馬達引擎的聲音，濃重、急促、而緊張。他居右，她居左，我居中，就這樣坐在車裏的燈完全熄了的座上。黑暗中有一枚煙蒂撐出紫金一般的紅光芒。於是車子繼續向前走着，我們仍然沒有說話着。黑暗在外面更換着黑暗，每隔一陣，便有一列列凌厲而寂靜的路燈飛掠而入眼簾、而過！就算是閤闔上眼皮的人，也會驚覺得一團灰藍灰濛濛的光芒無聲無息又飛快的貼上眼皮，猛睜眼，一支路燈幽靈般地落在後面，另一盞疾快地而紋風不動的撞上來。恍惚間，更像是那在千里外的一座城了！啊那熟悉的遙遠的城，有敬愛的詩社，有親愛的家。那些夜上怡保市的一行疲累的人，有一次在車上用母語對話，被人耻笑，於是群起而攻之，一起唱着激昂的歌，封住那些卑微的口的日子呢？……那些人呢？……那喜歡握着拳頭大笑大笑喀喀噪噪哈哈赫的二弟呢？那一

天裏需要上一號二十多次的四弟呢？那白臉文秀但鬍子卻長到臉頰去了的三弟呢？……彷彿彷彿，恍惚恍惚，幾個人快樂而溫暖地笑着，走過冷冷的黑的長街走向「彩虹樓」總社長的期盼裏；也走過長堤，也走過基園，也走過痛苦，以及，走過快樂的成長……可是，那班人呢？車子用一種永遠同樣粗重的聲音，單調的回答着。車外有黑夜的長堤，點亮着盞盞銀燈，又黯又無光。

遠遠的黑色山崗，山腰竟亮着一大團散碎的燈光，像一座新冒起的星河，帶着如許欣心悅意的新鮮之情，舒放着銀光，就這樣地在深夜裏亮着，就像一座盛唐的城，嘩嘩然都是亮而無聲。是沉寂得太久了，所以再從新亮起時，再也沒有聲息，那盛偉的朝代。我們遠涉千里，甚至要連根拔起，都是為尋找它如尋找一條河，而來的——如今我們找到了它也失去了它，它就亮着，像一個王朝，你永遠走近它，你只有困守在車廂裏，聽黑暗，聽風，霸佔了整個空間與主題。我們究竟為什麼而來呢？我們又為什麼要去赴約呢？我們究竟赴誰的約呢？為什麼我們會回復當日孩童時第一次出門旅行時那未眠夜的志忑的心情？

接着是另一座黑色的大山，高高的數百盞瘦瘦的燈，像一千勇猛的起義，陣容強大的從那座山頭排到這座山頭。為什麼車總是在走着，而我們永遠沒辦法到達呢？我們的信箋，為什麼沒辦法到達呢？我們的心靈，為什麼沒辦法到達呢？最後的等待已然絕望，像一則故事：一個人在午夜寒風的街道裏走着，他雙手插在皮夾克的袋子裏，在想着，他少年時好不容易才愛上了一位女孩，鼓了最大的勇氣才敢寫信給她，盼盡了時日，却沒有一絲回音。而今他離開了他的鄉土，在這兒等信，等往日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他的信，在他最窮的時候，一封封寄出，為的是獲得鄉音。他的信終於來了，是報訃的，他最敬愛的父親病逝了，母親瘋了。他蹣跚在街頭，看清楚沒有人的時候，在多風的街頭，他，掏出一瓶火酒，倒注入一座街頭的郵筒裏，然後投入了一根亮着的火柴，在熊熊的火舌自郵筒裏噴出來的時候，他慢慢離開。

車外飛掠而過幾座殘堡，建築的形狀各有不同：有的像尖塔，有的像圓塚，有的像方塘，最後最後，我們闖進了一條無人的街道。兩旁冷冷清清的街燈冷冷寂寂地亮着，把街心照成了透明，把街的兩旁照成了一座死城。靜而無聲，沒有人。像一座恐怖的城市，人都在暗



夜裏攜眷而逃，剩下的是一座空虛的城，和一所一所裏面不知有什麼藏匿着偷窺着的事物。記得那遠方，也有這樣的城，每隔數十里，深夜裏策車經過，看見一座座沒有人了的城，和一柱柱枯守的銀燈。那時有那時候的記憶掠過、現在有現在的。記得那封信：親愛的哥哥、嫂嫂、翰怡侄兒；再見的時候，孩子已經長大了，我們也老了，那時候我們相遇，有一陣子迷茫，好像那座山會發生過什麼似的，後來又只剩下了夕陽。弟瑞安拜。青山、殘陽，最後的信，清涵箋，最後的箭，射穿所有碎了的心。他的。她的。我的。你的。好像又有那樣一個故事：有一對很有學問的兄弟，正在着手研究着一個科學上的重大發現，黑裏乘車歸家時，弟弟車毀人亡，哥哥趕去時，看見弟弟用染血的手遞上一本記事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便逝去了。哥哥花了最大的時間與努力去研究，發現記事簿中所記的都是一些平凡的瑣事，唯有最後一頁記着一些深奧的原理，而原理裏最後而又最重要的一行，卻有幾個奇怪的文字，句子本身有些字像是不可能會在那兒出現的，但這句子發展到一半便中斷了，弟弟大概是在那時遇事，寫不下去了。哥哥抓據此點，苦心研究了大半年，終於藉此得到了一個高妙而完整的科學原理，正欲發表時，發現弟弟遺物的一本日記中，每遇到如是句子，便一定寫錯，終於他發現那可疑的句子，原來是一些錯誤的符號和一些別字而已。哥哥大驚，再翻查弟弟之記事簿，但已無踪跡！那麼他研究出來的原理，一下子都變成了空中樓閣，沒有了依仗，它真的是完美得無瑕可擊嗎？難道弟弟所留給他的不是這一頁，而是其他在簿子裏看來平凡的語句嗎？裏面究竟暗示些什麼？難道他窮數十年之研究所發現的真理，只是一個偶然嗎？但弟弟已去世數十年了，簿子也失去了，這些問題，永遠也沒有人能解答了。

大概除了死寂的長街外，唯一足堪告慰的是，路旁不時閃過的一些殘破的廟宇了。車子走過長堤，長堤兩側，有孔明燈一般的燈光，浮在河上，遠遠望去，像兩排白衣人守着一條長路，通向他們的海和山莊。車子馳在陌生的海堤上，無盡無休無止，海就在一座大黑暗裏呻吟呻吟復歎息，彷彿有着恆河一般黃河一般的悲涼與神聖的身世；救救我吧跳下來陪同我吧讓我們一齊成爲黑暗的海水吧。我們像是在摩西的指引裏，唯一能從海水兩分的陸地上逃遁的人。記得那封信嗎？五弟：想不到人別離了之後，連心也要別離；說了一次再見，已够痛苦的了，還要再說一次：喝酒罷，大聲讀詩罷，唱最悲涼的歌罷，可恨老大，無緣再隨伴

。溫瑞安上。如果這個時候，有你們在，該多好呵。該多好。我聽到他也在說着，喃喃的在說着，是的，若你們在，該多好。我復看到她的雙眸在黑暗裏有晶瑩的淚光，像一團團往事；她也赤誠，她也狂熱，她也痛惜着這個世界啊而因為我碩大陰影的存在，別人忽略了她的友情，她的往事。她忽然說話，幽幽地，向着落日的地方可以被喚作：向陽。有一天，我記得，她告訴了我一個夢魘；她和她的姊姊走到一個森林裏，森林裏有一間奇怪的屋子，這屋子彷彿令她隱隱覺得：這是屬於她的一個仇人的，而她最親愛的姊姊卻在這屋子裏裏的人洗衣服！這是不可能的，太不可能了。她又看到林子外邊進來的月亮，黃得非常奇異的青白，慢慢而緩緩的在空中自轉着，轉着，轉着，轉啊轉，漸漸增大起來，漲脹了起來，好像有一個聲音，在龐大的天空裏陰惻惻的笑着，她卻一點也不覺恐怖，四週黑突突的天空，像一屏萬頃無盡的天幕；忽然躍出了一些星星，再定睛看時，卻跳出了兩隻橄欖核一般的灰暗色的物體來，漸漸成爲一雙下垂而幽深的眼睛，而沒有眼珠！她覺得非常喫驚，但她姊姊卻在此時喚她進屋，她萬分不情願的進去了，再出來時，月亮大得像血盆大口，那雙下墮的眼睛仍像無盡哀涼的望着她，整個天網，像一座古希臘雕像的臉部輪廓似的。她後悔因為走進屋裏而沒有清楚它的演變過程，但隨即又想到：爲什麼她的姊姊總是不肯出來像永遠也不肯出來一般？她忽然像領悟了什麼似的爽了一驚，但隨即她就從夢中驚醒了。醒時不知自己在何方，像一顆星，懸在無涯無岸，而且無際無止，更且無盡無休，的黑藍黑藍深深濶濶的大天空裏。

車子繼續行駛。車上有個暗青色的掛鐘，指向十一，在黑暗中設着金車黑暗中的人。車子開行之前，因爲是長途的夜車，所以由女助理先點上一柱清香，插在車前的大玻璃旁。香燃盡時，再換上一根，在冷夜裏燃香，很有些宗教儀式的味道。香在奔馳的車中輕搖搖着，煙被紅火劃成一團一團，如一團團的迷霧。不知道從外面看這疾飛中的龐然大物，會有什麼感想？在外面，那柱香在玻璃前，那微弱的紅光，映照在每個人的臉上，會是暗青還是暗金？會是恐怖或是艷美？似雪一般的恐怖還是血一般的美麗？如果外面是一條雪路，有斷柯處處，如果是一條雪路，走啊走，走剩下，三個人。如果是一條血路，走啊走，走成一片遺憾。遺憾總是美好的，但往往十分可悲。那另一封信：七弟，能夠再見時，我們會不會再老



了，都不認識了，在風中，我們拄杖而彼此搖擺着往前走，終於擦身而過。溫瑞安上。時鐘仍指着十一，原來時間已經停了，我們已不知曉我們的時間，而時間永遠是那暗青色的十一。外面的東邊，燈火在黑暗裏聚集得像一個小小的王朝膜拜，正抗拒着對岸那燈火雲集的盛宴！對岸那些小小而閃亮着銀的神藍的神白的神的燈還是星，湧起像擁護一座小小的神，燦爛輝煌得像封禪大典一般的燈火齊明！千萬點星火！千萬點人家！這是幾千年來從未熄滅的河岸的長明燈！會不會，會不會是大守盛唐裏的一座城在誘惑着我們？而牠們一直隱藏在高大而黑暗的喬木林裏所以從未被看見！車子迅速經過了它們，而拋向了後頭，我再也望不見那王族了，只有黑漆漆的山谷裏有二三盞燈火，究竟那山谷裏的人，是怎樣忍受那寂寞？就在我們經過的這一刻裡，他們究竟發生了些什麼？我驚疑起來。是一隻青色的毛手從窗外伸入？是供奉着的天上聖母鐵黑色的臉孔忽然怒笑了起來？……於是她又告訴我一個令我不寒而慄甚至戰抖的夢境，在一恍惚間，她看見許多陌生的人如陌生的魂，沒有笑也沒有痛苦的直挺挺在路上走，最後走到一座戲台上，台上一陣鬧咚咚噹噹後，只剩下一個滿面塗血的丑角，打了一個跟斗後，幕下景滅，剩下黑暗的車廂外，他，我身側的他，身子在黑暗的車裏像那些陌生人一般走動着，穿着黑色的長服，但頭顱卻在車窗外，正裂着大口向她笑着。我聽了猛轉右看向他，他也正好看向我，眼睛與眼睛裏震落一些恐懼。然後我忽然在錯愕間似乎看到一座很恐怖的山向我走近，像我會攀爬過會迷失過在其中的主幹山脈其中之一山，那是一座黑色的大山，然後我看見那晚山中的月亮，又大，又黃，又青，又近，像是永遠也不可能的大山。而他的另一半臉呢？青黑色而嚙嚙地笑着，有一天，它會突然轉過臉來。

車子仍在滑翔着，有時像在高處，有時候在低處。車子終於在第一站停了下來。我開始以為是到了，但隨即又問自己：究竟到了什麼地方？我望出車外，只見一所野店，屋茅破飛，三三兩兩，迷濛燈火，自店內透出，大家相繼下車，大概是漫長的旅途裏一個歇息的所在罷？我下車如下馬，外面風寒如風冷着身子再往冰窖裏一沾才往人的臉上吹，把她吹得倒退回車內。我們兩個走走，我對她說，妳自己歇息一會好嗎？大家都往野店裏竄，以擁抱一所熱花花的浴池的姿態去擁抱一碗湯麵，我和他走到店後的山坡上，走到野店的招牌底下。這店子「福祿壽」三字，用血紅的大字寫在黃裏滲白的大紙燈籠上，一滲一滲的微光自紙縫裏

透出來，把三個血紅的字推成三個大大的黑影，驅鬼符一般地寫成山坡下，野店它自己的屋頂上。從山坡上望下去，店子的茅頂破落處，那群人正忙忙碌碌熙熙攘攘地制造熱力的麵和香滅着充滿熱力的湯。孤獨。渺小。他們？不，我和他。忽然，我們感覺到天上充滿着一片黑幕，沉沉烏烏的低壓下來，與這招招顛顛的微光不成比例，而目擊者，卻只有我倆！「福祿壽！」我不知道什麼是「福」，什麼是「祿」，什麼是「壽」，但我看見自遠方那轉彎處，有公共汽車額頂上置放着三盞可怖奇詭的幽異的燈，蜿蜿蜒蜒，的向這裏駛來。我在寒風中覺得忽然滿身大汗，急急與他走下山坡；在沒有離開的刹那，我用我的右腿，以一個飛躍側踢的姿勢，向那三盞大而無風自動的燈籠，逢比了一比。

車子再向前駛着，黑暗中有一萬的蒼涼。車子終於停在第三站。車未停定，神迷意亂，車子戛然而止——定睛看時，只見到一座龐大的廟！廟前有一方蓮池，黑夜中，池裏伸起的荷花托着黑色的蓮，像黑色的手自黑色的水池裏向黑暗的天空伸去。池心有一頭大象，張其牙而舞其鼻，背上有一白色的佛，正是拈花微笑，釋迦牟尼。我們三人，越過蓮池，走入廟門，廟門迎接我們以兩方黑金字的對聯！放眼望去，從廟門走到廟堂，經過一路白色砌成的石板路，兩旁圍圍，在黑裏，翠成黑青；夜幕沉沉，樓閣層層，昔日輝煌如四君子者，大概亦燦爛若此而已。我們走過時，只見前面遠遠，金色和紅色的廟，佛聲喧天，心中驚疑之間，錯疑爲當日嵩山少林寺，山連山，寺連寺，少林寺一百零八羅漢陣，禪杖降魔杵，豈有我們插足的餘地？探窺左右，漆黑一片，兩旁樹叢，不知會不會有大批高手，潛伏於彼？一時之間，覺得煞氣逼眉，汗涔涔下；中國人相信三人同行，屬於奇數，認爲不詳，我們此刻，豈非也正是危機四伏？心中驚疑不定之際，忽聞一聲佛號，一位金衣火紅袈裟的僧人行近了來，如蒼木古石般紋風不動，但又疾快無倫，大風在黑夜裏吹來，他的僧衣飄動不已，猶如一頭金色的獅子，我們都頓然一醒。跟着他後面有七八名，不，一共九名，九宮八卦陣一般，九名尼姑唱着佛號像唱一首很動聽的歌：「唵——囉——佛——」

「囉——啊——彌——陀——佛——」跟着僧人走動，後面還有十六七個善男信女，赤着腳，跟着大僧人之後與群尼之後，走着。他們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走着，走得很慢，邊走邊唱，走過了大殿內再擴大到大殿門前，圈子漸漸大了，旁邊看的人也紛紛棄履如棄廢紙，紛紛



跟了上去，一圈一圈，繞過了假山轉過了小樹圍住了小亭，一行人，像一個陣勢，前面一個金衣，後面九個灰衣，再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繞着旋着慢慢走，像一個大祭，不在黑夜裏，像一個輪迴。那梵唱在暗夜裏，就像招魂，我彷彿看見大風裏有幡旗翻動，上面狂草着我低名字。梵唱一聲又一聲，像無盡無休，因為無盡無休，那六字真言，於是也成了無頭無尾，變成是一種生命或一種死亡，無岸無涯的發展下去。唱得最大聲的是一位全心全意，目不抬眼不動的灰衣尼，她的聲音近乎清和濁的分野，尖嬌而矜持，有一種奇怪的媚，滲和於梵唱裏；最沉宏的是那金衣僧的梵唱，像一口鐘，從高山千萬里的雲中敲下來，共共空空恐恐，連綿不絕。跟隨的善男信女們，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穿西裝打呔的，穿中山裝的、穿旗袍的、穿衣衫襤褸的；有的在大聲唱，有的在小小聲唱。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愁眉苦臉，沒有一絲表情，除了詭異的虔誠和悲傷的安詳外。有人甚至拖兒帶女來，做母親的拿柱香蹣跚的走在前頭，小孩們睜着大眼睛四處張望，那天網一般的梵唱，終會把他們的靈光慧眼抹揩得一乾二淨、點塵不染的。只是等到他們長大後，若仍能逃出迷信教規的話，可以想見他是多麼的毒恨那崇教，會在幼童時扼殺了他們多麼多的放紙蒿的時間，逼他們抓住一柱香如抓住一根放向天堂的線。黑暗裏，梵唱是如何地逼真，高的低的，海潮一般地敲着小船，而風浪，永在世紀的另一岸另一洋的另一端在吼在放。我發現他們的唱音之中竟也有我的聲音！我轉過頭去，只見她和他也同樣沒有表情着，同樣悲哀和詭異，同樣虔誠與安詳，而且同樣唱着唱着，節奏接近那靈術一般的合唱！我更發覺人影閃動穿插，整座大殿，整個庭院，七曲九迴，都是跟着走跟着走的人影，像趕屍人與屍一般。我們三人，像是被包圍！我急急的推出變掌，撞向他與她的背心，並大聲的說：

「走，我們離開這兒」……

我們匆匆惶惶的衝上了車，甫一坐下，車子就開發了，車子就像一直在等着我們回來一般，難道，難道同車的人都沒有下車嗎？我轉過頭來看他們，在黑暗裏他們一個個都沒有動，像是睡着了一般。耳中又響起了那「喃——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梵唱，彷彿那些灰衣僧，又曲曲折折的在黑暗的花樹間默默穿插。我返過頭去，只見他的眼色也一片驚惶。而這明明是幻覺啊，難道車上的人，

都在一剎那間換作那班僧尼們嗎？然則她拍拍我的左肩，輕輕的與悅地說：

「到了，到了！」

車子停了下來，我知道它是停在第三站，但我不知道第三站是不是終站。我錯愕的同她和他走下來，完全被驚愕所驚愕住了。這是一片黑黝黝的郊野，平地卻撐起了一柱煙窗似的柱子，直高聳入雲裏，柱的巔峯，燃了一把熊熊的，金紅金紅色的，血橙色的大火，燒燒，燒，燒，嘖嘖拍拍的燒呵燒呵。風來，風便全面張開的擺呵擺，雨來，火便全面上漲的昇呵昇。風像火的生命雨像火的灌溉，而我始終不明白，這火，這把火是何時燃燒起，竟燃燒到今夜來！是誰，點燃這把火？是誰，最先看到這把火？是誰是誰，最吃驚的叫起來：你看那火，那半空的大火？是誰是誰，最後看到這把火，然後瘋狂地奔向荒漠的沙流，哭泣起來！我們，究竟是，最先還是最後？是誰呵，繼我們再看到這把火？車已不在，我們後頭，沒有東西。我們沒有方向，何處是南？何處是北？只有半空中的一輪大火，永遠照耀。它像告訴我們那轟轟烈烈的、那輝煌的、那會死去的以及曾經復活的。使那暗青的時鐘。像那灰衣女尼。一千襲金袍袈裟揮揚在空中，一萬張黑旗蓋不住，連一晚的黑衣也是。黑夜的天空，被逼出千里外，光明燦爛的天空，亮閃閃的招上來。那大火像大溶岩一般地奮奮滾滾憤憤困困的燒熱着也照耀着，光輝，啊，光輝，以前和未來的，一剎那都被照明。我看到他金色的眸瞳和她金色的眼睛。黑而亮。清而金。我們既沒有能力枕心，那死亡的力量，讓我們接受光芒。生命是什麼？？饒你多大的努力，死亡突然降落在你的星座上，你便頹然倒了下去，永遠也無法避免。什麼是永恆？什麼是不朽？大悲是什麼？大歡又是什麼？什麼是絕響？什麼是絕唱啊絕唱？太史公的死，屈大夫的死，雖然有意義，但他們自己，卻不能自知，他們死後的意義是什麼？千秋萬載，意義也隨時更換。一朵花是一個天堂還是一粒沙芒？永恆，永恆究竟是永愛還是永恨？因為一次大水，他們的作品可以盡付東流，因為一次洪荒，人類可以死亡殞盡，回復到原始時代，重新有另一種「文字」，另一種取代。生前身後名究竟是什麼？丹心照汗青又是什麼？誰也不知道，沒有人，包括文明，能經得一次大破壞。桃花源毀。諸瓊方舟沉。不朽也許是另一個星球上的生物，也許連生物都不是，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前面是什麼？過去的，一如幽靈，有沒有比時間更可貴，有沒有比岳武穆、楊家將更著名



？我們生無所知。死無所遺。只要一個時代失傳，一旦湮沒，一切一切，就在不朽中朽了。我們究竟爭執些什麼？我們究竟去赴誰的約？我們的車子呢？車子不在。風在狂吼。我們所能看見的是，半空一柱大火，燃燒起來，照着過去，也照着未來。

完稿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

## 公孫倆

一九〇一年七月的一個下午，李亞華揹着個小包袱，從一艘來往汕頭與南洋間的輪船的船艙跨了出來。烈陽撒下了陣熱浪。一九七三年八月的某個星期六中午，李亞華的孫子李利發拉開一間規模頗大的工廠辦公室的玻璃門；冷氣自身邊流出去，一股熱氣向他臉上撲來。星期六放了工的下午。眯着雙眼，他拉下頸項上的領帶，長長地吐了口氣。一九〇一年的那個下午，李亞華坐在波盪着的舢舨，望着隨着波浪起伏的板城島，又看着船頭朝向的威省，他不禁想；南洋怎樣這麼綠！十八歲的李亞華，有年老的寡母在汕頭外的鄉下，靠着親戚的接濟，雙眼死瞪着南方。南洋在南方，亞華在南洋。亞華的堂兄在南洋的一個小鎮，叫做大山脚的，拉人力車。亞華在舢舨中想，大山腳總該不比唐山鄉下小吧。

李利發從巴士車跳下 North Bridge Road 後，站在路邊等待着機會，企圖在車河中衝到對岸去。戲院在路的那邊。他微感到塞在股後褲袋的那條領帶的迫擠感。作爲一間工廠的初級行政人員，這條領帶標示着他是個學院畢業生；而且對才二十歲的他來講，現在這份職業他是該很滿足的。所以現在他什麼都沒想，只是在想要不要把這個星期六悶熱的下午花費在戲院中。即使決定看這套戲，從現在到電影放映的時間，還有一個半鐘頭，Shopping 也不是



解決的方法。他預購了張戲票，又衝過 Victoria Street，在閒咖啡座坐下，在他的快餐還沒  
有送來之前，他望着眼前的檸檬茶，腦子里一片空白。

李亞華躺在堂兄的帆布牀上，望着木窗中的藍天，老想着如不跟堂兄去拉人力車，如何  
能買塊地，種田或者養些雞鴨。盤算了又盤算，他終於下了決心拉五年的人力車，到二十三  
歲時再打算。他坐了起來。明天跟堂兄去向老板租輛人力車吧。他起身，拉了堂兄那髒分分  
的浴巾，走到屋後的井邊，圍着下身，把一桶桶的水倒在身上。南洋南洋，他看着頭頂綠油  
油的椰樹，及幾朵白雲的藍天。他口中含着井水，向天空大力地噴去。到了南洋，至少每天  
要沖五次涼，堂兄那麼講，每個唐山亞伯都那麼講。幸虧南洋天氣熱，不然隨身二套衣服，  
不冷死才怪！也幸虧這麼熱，每晚睡在堂兄的布牀腳的地面上，也能睡得那麼死。他望着掛  
在竹杆上曬着太陽的衣服，又想到身上這套有點汗酸的衣服。一對赤裸着身體的孩子，在樹  
蔭下玩沙。呵南洋。

咖啡座的燈光黯淡，空氣充滿着涼意。從侍女送上快餐時所附帶的微笑上，李利發想起  
在北方大山脚女朋友的笑容。夜間，在朦朧的土油灯之下，亞華跟隨着堂兄爬上充滿着霉氣  
的樓梯。馬來人，印度人，講各種方言的華人，對亞華來講，他已經能很清楚地向你訴說各  
種女人的個別味道了。

在戲散場之後，利發走進廁所洗手，他並不急於離開戲院，他也不想離開戲院時遇到  
熟人而給人一種他是孤身單影的可憐的感覺。看下天色，該是吃晚餐的時候了，利發向白沙  
浮走去。經過一條小巷，他看見一張蹲在小吃攤旁無牙的黑洞，及黑洞周圍的皺皮；他想起  
公公坐在餐桌上，顫抖的左手托着碗飯，顫抖的右手拿着筷子，向黑洞口湊去。「公公無牙  
，公公無牙」或者「無牙公公」。他記得在他讀小學時就會這麼喊公公。那時公公總是眯着  
眼說！「乖，亞發來，公公帶你看戲。」公公，他想起公公站在火車站送行時的那絲苦笑  
。當他坐下去叫飯時，他忽然有要找一個人來告訴他這些事的念頭。街灯已亮了，人潮越來  
越多，利發愈覺得孤單。明天是星期日，然後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然後又禮拜六，又  
星期天，又星期一，除了領薪水時那一絲喜悅，及寄錢回家時的滿足感，利發是以算日子及  
等女友的信過日子。

「亞華吾兒如見：

得知吾兒已購得土地，並建屋種田養雞鴨，感到欣慰。寄來的錢有收到，爲娘一切都安好，日子也好過了。唯有一事章掛於心的是吾兒的親事。吾兒年已二十八歲了，爲娘正向鄰村探看可有良好人家。如有集蓄，年尾回國一趟，以慰爲娘思念之苦，並好成家立業。祝

平安

娘字。

三叔：我已讀初中二了。祖母叫我寫這封信，我寫得可好？叔叔幾時回來？

侄：大頭拜上」

亞華聽着財副把信讀完，笑意頓時湧了上來，十年並不白費，地也買了四畝，亞答屋也有了，又再加上那二千隻雞鴨及十頭豬。亞華正盤算着年尾時把雞鴨賣了回中國一趟。該結婚了，亞華近幾個月來晚上常有這個想法。亞華最感到自豪的是他說服了堂兄放棄了拉車的生涯來幫他種田養雞鴨。離家時大頭還光着屁股，現在竟給我這叔叔寫信來了，哈哈，真快呵真快，亞華興高采烈地向財副說。

起身付錢時，利發的右手下意識地摸下後袋里頭的領帶。星期六的夜晚，再加上天氣的悶熱，他忽然有個陪一位女孩子走到海邊的念頭。朋友們都說他Square但他知道他並不如他們所說的。他有他個人的想法及愛情觀。順着 North Bridge Road 走向水仙門，人潮在他面前分裂在他身後融合。霓虹燈在視覺內閃耀。他並不悲哀，也沒有悲哀的感覺。他只是漫無目的在這熱鬧的街上走着。每一步他的皮鞋踏下去，他肯定地感到，又有一部份時間被踩進永恆里。這份時間是空白的，沒有意義的，他唯有把它踩進永恆去，他才能向未來的時間跨進一步。他不需要這份時間，也毫不介意地把它踩掉，所以他也不會數他的脚步，或者看下手錶。在入睡前的這段時間，他必須把它們花在有女孩子，有聲、有色、甚至充滿了汽車煙味的地方。不應該對自己太苛刻，他再三告誡自己；在自己還是正常時，不能總是把自己囚在租來的房子里。四面牆壁，張床張桌張椅，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每個晚上。要是在星期六的晚上還要面對這可悲的事實，那麼他會整夜失眠的。而且星期六必須很夜才睡，以便翌日能睡到中午，才不必爲打發整個上午時間的難題而煩惱。他並不悲哀，他只感到麻木，對一切



靈性的東西感到麻木，此外，他只目睹車河在身邊流過，而咀咒過路時的麻煩。即使連自己的脚步，也要爲交通燈所控制；這是他這一刻的唯一不滿。他常想起他的祖父。十三四歲時，他的祖父常把他自己過番的事蹟向他訴說。那時他常感到祖父的偉大。大他一歲的哥哥那時會問他在他十八歲時敢不敢一個人到中國去。他沒有回答什麼，只是難以想像離開父母時孤單單的情景。祖父常對他說在他來過番時，曾祖父已去世，只有曾祖母連夜車了件新衣。「來南洋我只有二件衣，及一雙手。」他祖父說時眼角會潮濕，然後目瞪着天空發了會兒呆。這時利發總向哥哥說：公公又想他媽媽了！然而他總不會忘記他第一次上火車來新加坡時，爸爸替他提了一箱衣服及書籍，媽媽買了叉燒包及水果，祖父把四粒橙塞進他的手的情景，及火車開走時祖父張開着無牙的洞口向他揮手時的那無依的感覺。從一間百貨公司轉了出來，利發又向女皇道走去。現在還未到回家的時間，回家，此刻家在他腦海中只是四面牆壁，在星期六晚上，房東夫婦也有他們的節目。他害怕自己枯坐在房間相對着鏡子里頭自己的影子。有時他會有奇怪的衝動，想把鏡子狠狠地敲在桌角尖，或者大聲嘶喊，他對他的這種衝動感到害怕。在他給他女朋友的一封信上，他曾說：我連談話的對手也沒有。人潮就在他身邊流來流去，但他感到他只是河邊的一塊石。

當亞華的寡母去世時，他的兒子已二歲，而他也擁有一塊四英畝的膠園了。那時亞華只三十歲。

利發坐在右椅上，望着海面披滿了星光的船隻，一種淒涼的感覺向他雙眼湧來。從畢業後工作以來，他已半年沒有回家了。他想念家，想念女朋友，想念公公，然而時間並不屬於他的。每天他須於七點起身，擠巴士上班，下午五點擠巴士回宿舍。對這種生活並沒有感到不滿，他早就知道他的生活是這樣的，而且將來的生活也將是同樣的公式化，也沒有不滿，很多人都跟着他走的路，每天在交通燈前的暫停，及開行間把生命零售出去。只是有時坐在巴士上望着車外的車輛及一張張的面孔時，他就會回想起在公公的膠園里拾橡籽時清快的感覺，那時悲哀的感覺就會在沒有準備中襲來。不能再回到公公時代的田園生活了，他肯定地認識這一點。而且在現代生活中，他也取得了有利的出發點，然而他常感到很難把那股悲哀的感覺吞下。在熱鬧的人羣中，他面對的是參與的問題。他總感到很難走入這社會，或者可

說他只是站在交通島上的自憐者。

在巴士車上望着玻璃窗里自己的身影，他忽然發覺自己已有三四小時沒有講到話了。孤獨、無根的渺茫，他不知道他祖父年輕時可曾有過這種感覺。日本佔領期間，在碼頭搶米搶糖，或者吃蕃薯葉過日的生活在公公的敘說口氣中並不帶有痛苦的感覺，相反的倒對生活蠻有信心。然而這種規律化的生活，對利發來講，獨他想到眼前必須走的路時，他的信心也動搖起來。不知道還有多久，他才能結束這種無意義的生活。但怎樣是有意義的生活？他也不知道。這個國家不需要革命，自己的民族也豐衣足食，沒有造反的必要，也沒有造反的雄心。對生活能下個詮釋的話，那麼生活是一條河，而自己必需隨波逐流而去。悲哀的是這河的兩岸沒有一棵樹，或者一塊草地，有的是同一顏色的建築物，而河中的水並不清澈，給人的感覺正如這時身上黏黏的難受。

在車站下車，他向座二十層的組屋走去。已經十一點半了，組屋還是像八點多時的嘈鬧。祖父的時代是怎樣的呢？我的孫子的時代又如何？這一些組屋的結果怎樣？自己的身軀呢？利發感到疲憊。褲袋里的領帶鼓頂在屁股，他不煩地拉了出來披在肩上。夜已深沉，睡覺的時間已到，明天是怎樣的日子？他不會去想它，反正天氣還是會像今天那麼熱。他走進電梯，走出電梯，開門，關門。屋主夫婦還沒回來。他亮起燈，看到桌上有封電報。他撕開一看：「二弟，公公已經去世，速歸。哥字。」那封電報自他手縫中跌落。



孫毓棠

# 寶馬

——獻給聞一多先生

西去長安一萬里草莽荒沙的路  
在世界的屋脊上聳立着葱嶺的

千巒萬峯。峯頂冠着太古積留的

白雪，瀉成了澀河，滾滾的濁濤

盤岸繞谷，西流過一個叢山環俛的

古國。七十幾座城池，戶口三十萬：

麥花搖時有雲雀飛，無數的

牛羊牧過了山野；中秋葡萄

幾百里香，園圃也垂起金黃的果子。

葡萄的歌聲從西山飄到東山，

飄着和平，飄着夢。葡萄熟時

村姑們跨着竹籃，鄉家人趕着

驢車，一筐筐高載了晶紅艷紫；

神廟前紮起慶賀的花燈，家家都

趕釀新秋的美酒；富貴人夜宴上

堆滿着罌缶，琉璃的夜光杯酌醉了

太平歲月。

宛王母寡散着紅鬚，

在貴山城建築起輝煌的宮殿，

玳瑁鑲的王冠綠得像他的眼睛，

御苑裏的紅芍藥像他心頭的想望。

他愛條支的眩眼戲，身毒的大珍珠，

他愛大秦安息的美人和孔雀，他愛

于闐紫玉的透明，愛鳥孫雕弓  
能射呼揭的鐵箭。他愛他堂前  
羣羣赤着身的女人披起沙縠與冰統  
綉在麝蜜的花氈上魚樣的笑。

他愛用金樽來飲美酒，張血口

向黃月唱英雄的歌；美酒香透了

琵琶舞袖，灑紅了裸乳和王袍。

但是他更愛寶馬，（天注的劫數！）

愛他們八尺的腰身，紅鬃與黑鬃

愛他們昂首的雄姿，和千里奔馳的

骨力。他叫各地官司分苑來牧養，

佩上金鐙和花鞍，他喚他們作

騏驎駢驅驪驪和駿駟。他心窩裏

一條顫抖抖的尖毒舌，向四周

隣國笑着火紅的傲岸的笑。

這消息越天山，經大漠，傳進玉門，

長安坐着漢家皇帝。他戴的是

世界上第一座神冠，治理着

天下第一處富麗堂皇的國度，

他的長安是世界上第一座城池，

是人間第一等的光榮他陛下

人民的勇武與文慧。東南從大海

西北到流沙，幾萬里說不盡的

青山綠水，市鎮的繁華，田疇麥隴，

村家的鷄狗與桑麻，河漢江淮裏  
望不斷的帆影；金椎的大道上

飛馳着朱輪華蓋，郵傳和駟馬。

漢家皇帝東幸齊魯來封泰山

北臨汾陰去祀后土，勒兵十八萬

西遊朔方，他自稱是無上的天之子。

長安城南面象南箕，北象北斗，

右望終南山一架雋秀的風屏，

左帶着渭水滄滄歌古的浪。

長安城裏布着九街十八巷，

盤龍的翠幄下朱門遙對着朱門，

是王侯將相和郡國的邸第；九市

開時，綠長了垂楊柳，紅艷了花枝，

羅衫墜馬鬣是淡粉長袂的女子；

葛巾韋帶是商賈人；酒肆花街

坐滿了羽林郎吏，看騎馬跨雕鷹的

是王孫貴公子。樂府的歌吹飄過宮牆

明光宮遠望着長樂的樓台殿閣。

曉磬一聲敲，六宮的妃嬪行動臘燭，

滿朝集會起玄冠，彩綬，黼黻，玉珪，

貂蟬和銀璫；未央迴龍的宮闕

響起太鼓金鐘，華轂的雲蓋車集在

宮門，聽玉堂傳呼出金馬的侍詔。

未央前殿下班列着猛將忠臣，在

這裏盤轉機樞便決定了一切



人間的命運。他們東吞了獺貍，南下過疇阿，北封燕然又禪過姑衍，他們要囊括四海，席捲八荒，都因爲這是先祖先宗遺留的責任。

太初元年，這一天遠使回了國，奏上中書說：「爲大宛的刁蠻有辱了君命。大宛王詐留下綿繡繪帛，強奪了錢寶，在使者車令的席前推毀了金駒；逃過郁成又遭了劫掠。

他們說北邊有強胡挽着雕弓，南傍天山又缺乏水草，漢軍插翅也飛不過流沙，怕什麼漢皇？不獻寶馬！」

天子沉下了臉，推開玉几，傳侍中立刻命御史按蘭台詔拜李廣利去西伐大宛。虎符班發了六千鐵騎，步伐編制起幾萬壯士；轉天五鼓

齊集在渭水橋頭看貳師將軍親受了斧鉞。將軍披着鎖子鎧，頭頂上閃亮着金盞，勒白馬高聲喊出誓詞：「爲爭漢家社稷的光榮，男兒當萬里立功名。這一程

不屠平貴山，無顏再歸朝見天子。」鼙鼓一聲敲，萬人的歡呼直衝上雲霄，旌旗搖亂了陽春的綠野。

將軍站在高壇上檢閱過全師，渭水邊排設下四五里牛羊的饗宴，文武官員們奉上玉爵；天子喚解開羈繩纜知道將軍本是條猛虎。

盤過六盤山，兵出狄道，一路迤邐搖蕩着旌旗是幾萬軍馬。

焉支山深春的鳳仙正紅，居延河佈滿了漢家新築的堡壘；山路

曲折鋪一地殘花，松林裏亂噪着無名的山鳥。將軍傳令催促全軍

不許留連，趕夏末過姑師齊會在烏壘，過了酒泉，敦煌，屯戶人家

漸漸稀疏，遍野蔓衍着蓬蓬亂草。兵過鹽水遠望見玉門在浩淼的

平河上聳立着雄偉。玉門都尉烹牛煮酒早備下出關的祖道，

舉杯對將軍說：「今年怪，山東的蝗蟲忽然飛到了河西，將軍前程可善自保重。」將軍勒住馬低頭笑：

「丈夫該終生以塞外爲家，有銅刀還怕什麼天地的災異！」將軍捋着鬚

鬚一口飲乾了兕觥，叫軍正催軍加緊向西行。玉門外無邊的大漠

托着穹蒼，西天已經半吞了落日。

兵馬陸續出了關，囊駝瑤瑯着大銅鈴，老馬拉着車，軍中已燃起三尖的火把。夜降了，關亭上淒清地敲響了更梆，遠望大軍迎着落霞，在暮靄中淡淡的消失在一片寂寥昏沉的荒漠裏……

### 第二年邊疆陡然有騎馳

飛馬急報到未央東闕，說貳師將軍遭了奇劫，已經敗退到玉門關外：

一路沿天山南麓城廓的小國都

緊閉上城門，不肯獻糧草；軍食

缺少又忍不過冬寒，兵纔到都成

便遭了殺戮。踉蹌的只賸下幾千人，

和幾百輛槽車載回了多少具屍體。

漢兵不怕死，只愁忍着餓幾千里

遇不到敵人，路遠糧缺，求再補兵馬。

天子大怒，拍案叫草急詔，李廣利

不許偷進玉門，叫他在塞外屯兵等候！

明早五更招齊了公卿：「朕到如今

舉兵三十年沒受過這種侮辱。

別叫綠眼紅毛的看不起漢天子，

朕要推倒崑崙輾碎你們的骨肉！」

敗兵的消息一俟時哄動長安，

傳遍了三輔。家家跑到市街頭

打探吉兇，老媽媽扶着小孫兒

步步向天呼，少婦們都拋開機梭  
嚶嚶垂着淚，戶戶門前掛起喪麻。

傍晚的長安落下了愁春的雨，

昏夜滿街熄了燈光，叫夢魂早早哭到

天山，去收拾亂草黃沙裏餘溫的白骨！

但是天子息不了怒氣，班發羽檄

到四方火急去徵調材官與車騎，

叫太僕快準備收羅十萬匹好馬。

這一年爲征伐大宛可忙亂了全國，

全國大道上都飛奔着使者車，

那國到處騰空了武庫；叫更卒

伐春桑趕作弓弩，鋤犁都毀鑄了

鋼鐵的羽箭，箕斂了粟米堆成糧糞，

繡綉綉帛都連綴成遮風的營帳；

家家聚了錢準備羊皮，來製作

裘袍和革履，長安少女吞墮着淚

趕縫赤地青蛇飛虎的旗幟；

凶赳赳的縣吏挨着戶徵索耕牛，

坐馬，田園裏只騰下嬰兒婦女。

轉年寒食節處處長亭擠滿了人，

老小都担着篋籠，提了行李袋；

出師的冷酒苦酸酸的嘗不出香，

波頭還灑滿了別離的熱淚。

送走了，爹爹，兄弟！送走了，好親人！

送走了，老黃牛，田地裏唯一的朋友！



到重陽在長安編好了遠征軍，

一共是十六萬八千四百多壯士，  
五十幾個校尉，六百多個軍侯，  
總領給貳師將軍作西伐的元帥；  
將軍幕府裏設了八十幾個官員，  
爲寶馬還詔派了兩名執驅校尉。

牛馬十三萬匹，無數的驢騾與橐駝，

駕起輪獵武剛車，載着蕞糧，輜重；

衝翻和樓檣上紮滿了赤龍旗，

皮楯頭畫着藍蛟黑豹。卒伍裏

雜編着兇簪的逃犯，赭衣的匪徒，

惡棍，豪賊，和落魄成博徒的賈人子，

如今爲漢家的聲威混成了一軍，

都提着戈矛統領在貳師的旌帶下。

這十幾萬大軍陸續開行，循渭水，

出隴西，走上了萬里長征的路。

曲折逶迤，連綿着百多里的兵馬，

後隊的鐃歌還未唱過洮河，刪丹山

已敲遍了前鋒的鼙鼓。這一路

踏着深秋的落葉，衰黃的枯草已

抖滿了寒山，寒山頂上的野松林

括動黑風，塞外早落下無情的冷雨。

回頭看賀蘭山上一片片野雲飛；

滄滄的黑水向荒沙滾着嗚咽的浪；

大雪山黑峯挾着白峯，重重疊疊

直疊進了雲霄；從破曉到黃昏

山山谷谷聽不盡的哀猿的長嘯。

有時午夜遠遠有羌笛，似怨，似愁，

吹冷了祈連峯頂上的一輪白月。

纔知道一天天遠了家鄉，一天天

遠了，遠了家鄉的父母和妻子。

把清霜踏成雪，雪又結成冰，

轉過敦煌，出玉門，正交冬令。

玉門外沒有了人烟村落，沒有山河，

只展開茫茫的一片偉大單純的奇蹟，

北極的寒風旋過天山，直覺得

冷森森，無影無形地在大漠上轉，

無影無形的，他揚着黃沙，捲着

黃沙，捲着黃沙，又掃着無邊無極的

一片黃沙白草。這一片黃沙白草，

無邊無極的，托住一座混沌高大

渾圓的天，叫你懷疑幾千里外

果真還會有人民？有山？有水？

天邊低垂着一輪冷灑蒼白的，

聽說這叫作流沙上唯一的落日

流沙，流沙，這是流沙？還是一片

陰風裏飄滿着怨魂的死之海？

向西去，曲折蜿蜒這幾十里大軍

像一條大花蛇長長地爬上了荒漠，

白亮亮戈矛的鋼刀閃爍着鱗光，  
是鱗上添花紋，那戈矛間翻動的  
五彩旗旗的浪。聽銅筋一聲聲  
扭抖着銅舌，戰鼓瑟瑟敲落下  
鋼釘的驟雨；駝吼，驢嘶，牝驃的長啤；

前軍的呼嘯應着後軍的吆喝；  
半空裏抖着蕭蕭的怒馬的悲鳴，  
和馬蹄得得像雜亂地冰河上  
敲碎了雹子點。這一片喧囂裏又  
滾着隆隆的沉悶的澀雷，那乾沙上  
頭交尾轂是一串串輪軸的粗吼。

托着層層鏡歌，像怒海上正風的呼嘯，  
向西去，長蛇頭頂着落日的寒光  
四面的凍雲壓下大野；回頭看東方  
一片渾沌的莽蒼，玉門早遮蒙在  
陰沉的暮色裏。夜降了，前鋒隊  
紮住了領頭旗，全軍支起營帳，  
億萬朵紅星像螢火顫抖着寒炊，  
遠近在紅星外敲出刁斗聲，荒夜的  
朔風吹斜了一鈎慘黃的上弦月，  
幾點藍星；纔知道塞外的長天真是座  
長的天，塞外的月和星也遠比家鄉的  
星月小。

向西去！向西去！一天天  
頭頂着寒空，腳踏着漠野，冷冰冰

叫你記不清北風已吹成什麼日子，  
只知道月已兩回圓又兩回殘缺，  
漏了破皮靴，羊裘也補過三五次洞。  
頂着冷風一步步迎來更冷的風，  
風似矛尖刺進了連環鎖子甲，  
甲下襠裏加汗凝成了冰；一步步  
高了黃沙，少了糞草。補囊和水袋  
都是冰沱，馬背上結起梅花的霜點；  
迎面襲來的是看不見的鋼刀，  
只覺得刺進了胸膛，刺進了髓骨；  
破曉和黃昏整頓釜噓，十指忘了會  
伸屈，又愁颺風裏可真難燃着炊火，  
每天軍簿上總勾去幾什兵，這別愁  
蒼天，是自己的爹娘沒給你銅筋骨。  
這一天正趕着路，忽然領頭軍  
一陣金鈺，全軍前後紮住了兵馬。  
抬頭看，天空找不到一塊飛的雲，  
却丟失了太陽，黃沉沉的似霧，  
似烟，也分不清是進了什麼季節。  
飛馬傳下了令，叫「準備暴風！」  
一時全軍都慌了手脚，騎兵臥下馬，  
馬外擋住糞駝，教輻輳車軸交軸，  
團團都圍起了桃花鎖鍊。乾沙裏  
掘了洞埋下行囊，緊堵住車輪  
堆起了糞獸糞。只聽見不知是



天和地的那一面邊緣上遠遠地

像沉雷，悶塞的呻吟，又帶着長長的

屠殺似的尖號，撲來了無邊無極的一陣

凶蠻的墮塞。一轉眼打着旋風

捲到眼前，半空裏只像是厚沉沉

一片呼嘯，似惡鬼狂魔揮動蠻兇的巨翼，

驅逐着一大羣狒狒吼，狼嗥，和野虎的

咆哮，渾沌沌的撼着地，搖着薄的天

灑天掃下堅硬的石雹和沙雨，

銅盔和鎧片上叮叮敲亂了蓋頭釘

墮扼着咽喉，剝着肌骨。大漠的黃沙

捲着螺旋飛上了天，滿天的黃沙，

又似攤崩了日月星辰狂塌下大地。

聽西營裏似劈山樣轟隆地倒碎了

一行車，背後又猛一陣狂鳴驚跳起

一隊驢駝和馬。暴風撒着野足一個多

時辰，兩耳裏只灌着說不出名的昏沉

恐怖，震撼，惡狠狠的顛狂，只叫你

想到白骨，寒冰，想到死——

風靜後，

大漠好平坦，拖開長長的柔浪紋，

沒有一星沾汗的痕跡，只剩給全軍，

死洋洋的像一塊零亂的垃圾

半沒在平沙裏。將軍叫重點人畜：

到傍晚軍校都相對無聲地蒼冷了臉，

默默低頭把軍簿冊捧上了上幕府營，

將軍在無言的悽愴裏滴下了熱淚。

明天一清早，全軍緩緩地又向西行，

爲悼喪垂了旌旛，鞀鼓也停了響，

回頭看昨日的殘營，分不清是牛馬

是人，只烏鴉鴉一大片僵埋的屍體。

在鐵甲的寒冰裏把日子熬成了年，

夢也只夢到荒沙，荒沙，夢不見妻子。

這一天走到中午，漸漸清澄了天。

遠遠飄裊着村烟，有了城廓，樹木。

不一刻迎面飛奔來了幾十騎

狐衣貂帽的人，趕到領軍前下了馬，

說姑師國王已預備下醪酒肥羊，

請將軍到交河權且憩一下脚，

大軍緩緩地到交河城外紮下營。

七十天才重想起房舍門窗，才又看見

紅頰的白女人，青的天，亮的溪水。

這一晚姑師全城都燃起紅燭，金燈，

打初更便喝缺了全國的蓄酒。姑師王說：

「我們到今天才真見識了大漠的威嚴，

難怪朝鮮亡了國，匈奴北退過余吾水！」

參軍李哆走到筵前舉觴來上壽，

道：「這都是今上天子無量的宏德，

托天福才能統九洲，德化到四海。

代將軍敬謝姑師王。」姑師王連連稱

「是子國的義務。」姑師的左譚長捧上輿圖，報告說從此沿天山這一路都平坦，

再西行三十七日就能到貴山城。

將軍笑，「等踩平貴山可早備迎師酒。」

國王叫獻鼓樂，一對對琵琶，絃鼓和

小箏篋，擁出一隊隊緊袖長裙的舞妓，

軟軟地彎着腰，手裏擎着梅花枝，

在金碧的燭光裏舞成了翻花

碎月的舞蹈。導軍王恢低聲說：「胡姬敢自

也有豐姿呢。」將軍嘆口氣：「駿馬和寶刀

到底敵不過眉黛紅脂胭，來得是美！」

宮庭外滿城噪雜着歡笑聲，兵士們

今夜把姑師當做了家鄉的大醮會，

忘了寒冬，忘了倦，忘了天明還得有

幾千里路途；沒留神一夜北風堆起

愁雲，白花花落下了天山的大雪。

第二天破曉趕早起程，一天飛飄着

軟鷓毛，大地上早積厚到尺來深淺

冰着脚，埋着馬蹄。遠望模糊的天山

辨不清是雲頭還是登天山的閭闔口。

回頭隔着雪，一步步消失了交河，

那似綠光一閃的溫柔鄉，從此又

只得留賸給夜營中飄忽的鄉夢裏。

雪片連天飛個不停，將軍的心坎中，却漸漸壅積起恨和怒，對李哆說：

「你記得從此向西，就進了我們前年

飢寒的地獄，三四萬兄弟都死在

這些刁頑的小沙洲的苦手裏。」

前冬的故事一時傳遍全軍，全軍

壯士的心頭都燃燒起復讐的烈火。

雪止的這清晨，在天山角邊，

墨灰的愁雲下托出了一座孤城，

像一圈鬼影描畫在山坡，不見人烟，

只乾枯的好幾叢樹。候騎先到了城門前，

碟頭躲着幾個背了弓的黑影，喊：

「知道是大漢的聖軍駕到，我們輪台

小國，滿不起蒿糧酒宴來供奉。」

「快快開城，叫豪酋出來迎勞將軍！」

「人民寒苦，我們不敢納天兵，請趕向西門，聽得烏壘城已經早備下糧草。」

將軍大怒，招集了軍侯校尉們說：

「這裏就是前冬刳我們後距糧車的

強盜！軍士們殺進城，我們只要人頭，

不要財寶！」兵馬一聲喊，架起衝車，

搭上雲梯，鐵楯和長矛像黑浪山

向孤城拍着波濤，翻進了血井。

波濤裏兩晝夜的喊聲，殺聲，呼號聲，

刀劍聲，城中滾燙起黑紅的火焰；



兩晝夜的屠殺裏漸漸騰出笑聲，歡呼聲，白雪上一地斑斕的污血。校尉報

將軍：「從鷄狗到妃嬪沒敢餘留下一

一條生命。」將軍傳令拿殘城犒賞全軍，

在城樓上豎起大漢的軍旗，即刻趕路，

全軍兵馬像洗新了勇氣，冰冷的

三個整月，這鐵刀鎗到今天纔嚐着了

腥鹹的燉人肉，是軍馬加了新裝，那

車輾邊矛英下答拉着血淋淋的頭顱，

壓隊的輜車裏藏滿半活的女人腿。

輪臺掃得好乾淨，回頭漢旗下，像一團

鬼影描畫在山坡，焦了樹，滅了黑烟；

墨灰的愁雲邊遮沒了殘塌的壁壘。

向西去！這輪臺的消息幾日間

傳遍了大漠南北。沿着山陽大道是

連綿的綠洲，從輪臺過渠犂，烏壘，

狡猾的龜茲，過溫宿，過姑墨，直到

商隊雲集的疏勒，七八座小城國

一路都結彩搭長壇趕着獻牛酒。

他們說眼看見雲朵裏有紫影的

天兵護着漢軍掃過輪臺飛向葱嶺。

壯士們一天天增加了勇氣，天山的

石壁也一天天高，白峯推着黑峯

密密層層擁進了葱嶺的一片，像海浪

像狼牙，冠雪被松杉的千槽高嶺。

羊腸的小路在亂峯裏盤繞着石岩，

算是這座隔絕羅馬與長安的

摩天的屏障間一綫唯一的烏道。

大軍在疏勒國餵足了馬匹，磨亮矛尖，

重整了部曲，班發伍符，分派作十七道，

旌旗浩蕩着鮮明，攀上高山，戰鼓和

銅笳一聲聲盤過白峯上十七座關卡。

一路常看見古怪的綿羊羣，老牧人

吹着羚角笛；赤松林裏奔着長鬚鹿

偶遇到挑着籠担的西胡商旅人，和

背着弓矰的獵夫，舌噪着囹圄的言語。

盤下關卡，寒冬倒像轉變成春天，

澀河已溶了冰，兩岸像青青潤出芽草。

遠望大宛國村烟絞繞着村烟，綠野

雜青松，好一座太平熙壤的世界。

十七道大軍集合在微亭邊，將軍

發令：「進宛國不許擾亂平民，剽劫良善。」

宛國的翕侯早率領巡騎迎到邊疆，

來勞問漢軍，「爲什麼萬里從東方

來到荒外？」軍正趙始成在馬上答話：

「你們還該記得三年前侮辱漢使，

推毀了金駒？漢天子本着仁德原

不想動干戈；你們快去稟告宛王，

叫他迎襲天軍，三日內快獻出寶馬。」  
巡騎退後，大軍靜靜地屯駐了三天，

只見遠近村民忙得慌張，大宛王  
並沒有絲毫回訊。第四日清早

開拔了三萬騎兵，一晝夜齊擁到

貴山城下。貴山城石壁有四丈多高

城堞上光亮的戈矛密排着武士，

雷石堆得像沙丘，圍着城兩丈寬

污黃的護城水。十二座城門都吊起大橋，

門楣上雕琢着猙獰的熊頭和虎爪。

遠遠地巡城一周，將軍皺了眉，吩咐

教離城三里半紮下營壘。看東北上

兩三道清流流進鐵城間，左面是一片

赤松林黑得似個罪惡無底的洞；

城背後背着一座奇瑰的嘎啦山，

滿山星點樣佈着燧燧和弓箭壘。

將軍叫司馬到城門前，一枝羽箭

把帛書高射上城樓，上面寫清楚

「明早卯刻不回答便屠燒不赦。」

明早卯刻天剛破曉，忽然浮橋上

一面紫鷹旗，六千胡騎拖着平野

擺下魚麗的長陣。母寡束着金盃

站在城樓，身邊一個軍酋高聲喊：

「請漢軍退兵！大宛國的血汗馬是

大宛的國珍，大宛王也有六萬噬人的

虎頭軍，請回國轉奏長安漢天子！」

聽這話貳師將軍氣直了雙眉，

傳令「攻」，漢軍橫排開一萬鐵騎，

中堅是三重矛，左右伸張開兩翼，

挺矛的在後，牛皮楯連連在陣鋒前；

戰鼓銅錘樣敲，一陣呼嘯衝下敵軍，

像一隻蒼鷹遮着天撲下四野。

胡騎也捲着狂風迎上前，兩軍戰鼓

搥成一片悶山雷，呼聲，馬嘶聲，

鋼刀和鋼刀聲，轉眼白光裏濺一地鮮血；

血水上噙喉着活人頭，馬腿，踩爛的

屍身，半截的胴腔，零落的手和脚。

漢軍的後應黑浪般推湧上陣鋒，

貴山城也四路奔流出灰鐵甲，

兩軍黑狂的疊浪交滾着，交滾着

呼號的旋渦，輕飄飄渦旋着腥紅的生命。

到辰時將盡，宛兵似頂不住狂濤，倒退向

城根，漢軍更壓着殘額排砸下凶狠。

忽然左面赤松林裏猛一片殺聲，

飛騰出一塵軍，截斷追兵的左臂，

護着殘師似一陣旋風旋進了城門去。

漢軍檣柵上暴雨樣拍動連弩弓，

轉眼給石城蒙上鋼刺的花被風；

城上的雕弓也截住了衝城的陣綫，

貴山十二面拉起浮橋，兩軍擊了鉞，



漢兵也退回營壘；留下戰場上紅黑色

蠕動的一大灘……不，這一早漢軍

贏奪來幾百面旗幟，幾十尊戰鼓！

當晚在飛耀的火把光中，漢軍，

調開兵騎四面團圍地圍住貴山，

爲叫城中絕斷水源，用沙囊堵塞了

河流；繞着城四周都築起了營壘；

松林亂草裏埋下鐵蒺藜，高岡上

架起誰樓，運軍糧修起彎曲的土牆道。

兵士天天出營挑陣，箭雨往城中

飛，城門外却永遠再不見敵人的影子，

只女牆上密層層豎着槍矛，高積着

雷石，亂麻樣綳開大黃三連弩。

看城壁的方石塊安穩得像山，叫你

搭不上梯鉤，城根也鑿不穿洞口。

連日中軍帳裏將軍和校尉都悶着

焦愁；除了拖延下日子，等城中絕掉

水，絕掉食糧，想不出要推倒這座

鐵城牆得借什麼魔將神兵來攻打。

日子在焦心的戒備裏一天天過去，

一天天漢軍雖增了援兵，一天天

貴山城却似圈上了銅箍，倍加了穩固。

候騎探報說大宛的西界上來到了

康居的援兵，有六七千，騎着紅馬，

披着紅旃毳，像一羣飛焰的焦面鬼；

又聽說烏孫順着赤谷河下來了

兩千豹青軍，小昆彌還猶疑着

沒占卜是幫助宛城是該輔佐漢。

往滿野滿城斜掃下鋼鏃的鶻羽箭，

捕來的伏聽告訴說貴山積滿着

兩年半的麥蒿食糧，並且新得的

秦人教給了他們用竹繩挖掘水井。

一天天日子在焦慮裏過去，一天天

將軍沉了心；一天天青空上暖到了

陽光，初春的花又織雲蔓遮上

山野。花開倒不叫離鄉人想家，他

開始以離鄉人紅暈的想望。一天天

圍城的人像頹散了，像被時光磨倦了心，

戰勝漢兵的不是恐懼，焦急，不是

疲勞（他們的意志硬過他們的刀矛），

戰勝了漢兵的却是陽春暖雨天，

和大宛國紅唇白肉體的年青女子。

每次巡營將軍真按不住怒火燒心，

營營都搜得出葡萄酒甕，女人的

花衣裙，和叫不出名字的零星紅褲襖。

軍法的皮鞭下抽得死靈魂，可是

抽不死毒蛇一樣男子的慾望

一天天日子在等待裏拖着縣長，

拖軟了軍鞭，拖鈍了刀矛，拖淡了將軍

封侯的夢影……

是三月三日，上已佳節，

灑河兩岸楊柳都垂長了飄飄的綠，  
漢軍在垂楊影裏佈下了被除席。

爲醉鄉心享受了一天暢快的好羊酒。

計算籠城已拖了一個月有零，

厭了想功名，厭了軍營的黃草褥。

這一個多整月，這三十幾個長天，

貴山城的憂慌也漸漸搖落掉一頂

黃金的冠冕。宛王毋寡他忘了寶座

忘了珊瑚樹，大秦的嬌美人，

他每天從清晨到深夜在他御苑裏

徘徊，徘徊，望着他幾十匹紅鬃的

寶馬，望着他們迎風飄動的鬃鬣，

晶亮的大眼睛，聽他們在疏林裏

踢着蹄嘶吼。他忘了睡，忘了語言，

「殺退漢軍，殺退漢軍！」這是他一月來

唯一的唯一的命令，翕侯們相對

鎖着眉頭：「陛下，我們只賸了，只賸了

七十天的羽箭，一個月的軍糧，

我們開了城插翅膀也飛不出

漢兵的羅網，「殺退漢軍！殺退漢軍！

你們去殺退漢軍，他們要寶馬，寶馬！」

貴山城街巷裏打水都背着木頭門，

不知道那片雲飛就落下了銅箭雨；

晝夜聽四野外漢軍的刁斗與銅笳，

吹慌了心，敲碎了胆魄。宛王的命令

調得動兵丁，却堵不住一天天

滿城人的接耳交頭，囁囁的細語。

「殺退漢軍！殺退漢軍」唉！翕侯們

鎖着眉，煎熬的日子一天天在

毋寡的徘徊裏，徘徊裏長長地拖過。

上已這一夜大將煎靡奏上宛王：

「臣子們全體商量，大家不願等絕糧後

同作空頭鬼。如今有兩條路請陛下

裁度：是今夜大家拿生命換點威風，

還是陛下爲幾十萬人肯犧牲寶馬？」

「殺退漢軍！殺退漢軍！」他沒有躊躇，

「好，服從陛下是我們軍人的責任！」

煎靡退出宮，徵集敢死的兵丁，教厚甲

銜了枚，戰馬都解下銀鈴杏葉：午夜

偷開了四面城，一鉤昏月像答拉着

血舌頭，漢營黑沉沉只幾點燈火。

輕輕的，輕輕的向前進，東南角落下

飄動旗影的該是中軍，從西門向西

奪過松林便是通上康居的一條馬道。

輕輕的向前進——聲一猛狂呼

城堞上搖紅了火花林，一片殺聲

似澀雷從城根直劈出大野。電鞭的



急戰鼓催着銅刀，夜襲兵層湧着，重疊的火浪燒進漢軍的鈎翅連環壘，漢軍的一陣雜亂的呼鷹，將軍急令叫連起鐵蛇兵，迎着敵飛出密雨箭，中軍展開烏雲的兩翅擋住火潮；

但聽西北方一時踉蹌慘頹塌了陣膀（可憐披甲的丟掉了斗盔，背弓的慌張尋不着鞭袋，一顆顆瀧瀧酒的夢頭顱，都在刀光裏滾下草野。）兩軍火光焚着地，搖着山林，滿城滿野瘋顛的慘殺聲穿過夜的天，駭淡了星光，駭白了東天一痕曉色。城門下金鈺响時，零零落落奔回的只有三二百兵丁；漢軍裏也一片殘頹，塌碎了連環壘，折了旌旗，燒了營帳，斷臂折足的挨不起全身，甲冑上沾紅的是自家兄弟的血。貳師將軍，氣抖了喉嚨，傳令軍在轅門下聽令：「大漢的男兒跋涉萬里來到西胡，這一夜傷兵敗將都是誰的責任？從今天我們拋掉生命，攻城！攻城！要雪恨得洗清你們的軍營，先除盡齷齪你的讎敵，吞了你雄心的怪魔鬼！」全軍一聲呼應，奔回了軍營，轉眼在平野的中心山堆起一堆赤條條

雪白又顫抖着濕紅的女人的屍體；積起枯柴，四面迎風縱起烈火來燒，污黑的濃油烟躡上天，贖上朝雲，遮住東天邊一團渾紅的新光采。

攻城！攻城！幾萬漢軍復仇的熱血沸狂了心，「沒有犧牲便永沒有勝利！」為填塞城溝斫禿了赤松林，掘盡碎山石和澀河兩岸的泥土；四面鑽着箭雨頂着雷石，背了桶攀城的腰別了小七刀，幾千多赤手的壯士。屍體堆成丘，堆成山陵，雲梯的鐵鈎纜鈎上城堞；白晝四野的人浪湧成狂濤，昏黑裏火把光燒焦了石壁壘。他們忘了夜，忘了天明，只當他箭雨變了枯樹枝，雷石只是茅簷的灰土；只聽城壁下亂地的殺聲緊着搖，好像搖得一座石城在飄忽裏顛抖。六個整夜又六個白天，鼙鼓聲十幾里響雨樣地敲；六個白天又六個整夜晚一座灰城已染成了開滿紅花的一團血錦。屍體堆，堆，一天天堆上堞牆，一天天殺聲殺上了城堞，轟隆一聲似雷風壓塌下西南的城樓，隨着東城頭也崩裂開

三丈寬的缺口。第六天一早幾千人湧着白鋒的刀浪狂呼着翻上了城牆，砸碎了城樓，在血海的濤聲中，亂刀剛碎了血淋淋的屍體。大軍像蜜蜂要窠巢，從四城的缺洞口頂着箭雨的尖鏃飛擁進了城——將軍。將軍抽一口氣，在城門的屍海裏勒住韁繩，抬頭三百步外又一片似削壁，似金山；在塌碎的城圍內巍巍地又豎立着同樣堅固的沉厚的一座中城的石壁壘。

#### 這夜晚貴山城裏

死沉沉沒有聲息，滿城的兵士和人民在昏黑裏等待着他們最後的命運。宮門外櫻花的廣場上集着羣臣，悲索的火把光中顫抖着他們深深的恐怖、焦愁、和怨憤。「漢兵並不要打，漢兵要的只是幾十匹寶馬和威名，如今這罪過都是煎磨，煎磨，……都是毋寡！」「他要爲他幾十匹紅驢把我們人民，把我們輕輕地投給水火！讓我們……」「不過他是我們的陛下，我們的王啊！」「對罪惡的魔王

裁判的威權該在我們手裏，讓我們獻出寶馬，再送出那釀禍的王冠，漢軍要不依從，那時再拼着血肉來買我們的生命。」——這夜晚幾十把鋼刀輕輕的進了宮，「殺退漢軍！殺退漢軍！」可憐老毋寡禿了頂的頭顱便隨着王冠包進了一個繡滿金駒的錦袋裏。天還沒亮，掩開城門，一匹馬和一朶孤清的白火光，使者飛奔到漢營裏。「侮辱大漢的都因爲毋寡一個人的狂悖，我們如今獻上寶馬，斬了首凶，請將軍休兵，寬赦過大宛幾十萬生命。」將軍和李哆趙始成商議：「十幾萬部曲只剩到如今三四成人，看耐不住貴山的穩固，康居又陸續來了援兵如今既贏得寶馬，又斬了宛王頭，不如趕早回朝，對付着漢皇威望。將軍許了約。第二天東郊外搭起壇台，大宛的翁侯們列開了儀仗，斬白馬，將軍歃血在赤龍旗下飲了盟杯，兩軍啞着疲憊的喉嚨歡呼出萬歲。翁侯們舉爵說：「今天纔真真認識了大漢的宏威，從此祝兩國結起和平，大宛願永遠侍奉在天子的陛下；請將軍給宛民重立個明君。」將軍



發令容赦過一切宛國善良的人民，把大宛的王冠賜給了翕侯昧蔡。

叫御苑中牽出寶馬，將軍摸撫着那黑鬃，紅鬃，空空地望着李哆，搖搖頭，想不出說什麼來稱讚。接連三晝夜貴山在城外宴獻了白羊，美酒，與肥牛；漢軍把寶馬繫在筵前，一路到今天纔算贏得一頓西胡的好酒肉。

進三月中旬大軍起程，重整頓軍營，只贖了三萬六千披了傷痕的騎士。

出關的牛駝早作了軍糧，死馬破輜車也祭送了灑河的濁浪。執驅校尉

揀選了幾十匹血汗的千里駒（只愁找不出比六羣的黃驃有甚麼奇特）

和幾千匹坐騎，大軍分兩路越過葱嶺。南路的一枝兵去掃蕩了郁成國，

斬了蠻王，郁成屠剩了一座荒谷。北路沿天山舊道，一路過城廓，過

沙洲，過河，天山點翠了碧藍的春夏；一路上不斷的有諸國奉饗牛羊，

但鼙鼓聲已催不動疲乏的脚步。

離了姑師正逢着焦灼的毒太陽，燒熱流沙上幾千里的乾澀；幾千里，找不着樹木可以頽肩，沒有涼風，也

尋不到流水。一天天胸背上汗凝成膠，

玉門却遠遠的，遠遠的隔着乾沙，乾沙的幾千里地。腳掌下乾沙像焦熱蒸着烟，天空却永遠是金黃黃的

一輪好太陽，沒有雲絲也不滴一滴雨。不久像有隻無形的魔爪爪住了全軍，

瘟厲神每夜來解決百多個小生命，過身的紅斑點轉瞬便黑斷了舌根，

說是太陽神拿針尖刺焦的髓骨。爲趕中秋賀萬歲，校尉的皮鞭下

那敢說聲頹，（好在寶馬已成了功，鞭的不過是逃犯，剽賊，和落魄的賈人子）

天天的毒太陽接着無風的悶暑夜，一步步好容易算捱到了玉門關外；

到玉門纔有人問起了去年冬天可寒？忘記了，彷彿大漠是火燄，沒有過風雪。

玉門關都尉檢點這凱旋軍，怎麼？怎麼只有瘦馬七千，和一萬來名

凹着頰拖着腿的像幽魂的老騎士？怎麼，寶馬？沒留神寶馬也混進了關，

怎麼沒有玉眼，金蹄，背脊上汪着血？

當然，晝夜地趕路也沒趕上中秋；所幸天子寬仁，雖然傷了大軍，

爲萬里振皇威，不錄將軍什麼過錯。

隨將軍一路來了西域多少國使臣，黃門領他們遊覽了長安和上林宮苑：上林八百里奇花異獸，三百多處離宮；長安的錦繡樓台，一座天堂的城市。將軍牽了寶馬，拜登上未央龍鳳宮階，羣臣在玉堂前給天子舉爵上萬壽；將軍捧金牒受封了萬戶作海西侯，賜了甲第；隨行的校尉們都除官加了爵；寶馬也救封了，喚作「天馬」。殘傷了的兵卒人人也都拜奉了皇恩；四匹帛，二兩黃金，還有輕飄飄的一頁還鄉的彩關傳。

但是這大宛四載的征伐，消息傳遍了葱嶺西，葱嶺東，傳遍了羌胡和天山南北。流傳的故事說大漠的長安城中坐着一位八皇，是上帝的兒子，他三個頭，六條膀臂，他會說一種神奇不可解的語言：他說要風，大漠上就捲起了昏黑的風；他說要西征，中天的黃雲裏就飛落下千百萬神兵和雨點兒似的箭；他說要神山，大海裏真就飄出了三座神山，飄進黃河，泊在昆明池裏。西國的爛兵馬那能够敵得他強？讓我們趕緊帶了珍寶快到長安

去祈求他給我們錦繡，絲綢，和錢幣。但是大江南北和關東的老百姓，從這時也傳出一個珍奇的故事，雖然爹爹兄弟不見回來，好親人伴了老黃牛永遠在西方耕起地畝。他們說寶馬已飛到了長安，上林苑給他築起了一座高巍巍的安神殿，他全身是麒麟甲，閃亮着霞光，白玉作的四隻蹄，刻着「未央長樂」，他兩眼閃電，呼吸是風，他頭上的金角一搖便落下了春天的甜雨點。從此中國再不怕洪水或魃災，他會體貼農人，給我們和風時雨，幫我們的麥穗長得美，長得肥，長，幫我們的黃牛永遠年輕有氣力，幫我們的春蠶多作大繭，幫我們的小姑娘早嫁給坐駟馬高車的美男子。每到寒食家家供奠了美酒，佳肴，向西天遙遙的祈禱，（春風在墓地裏垂着淚揚起紙錢灰）祈禱西天外爹爹兄弟的安全，好親人永遠享着和平，快樂；再祈禱蒼天教長安的天馬萬壽無疆，保佑我們種地，摘桑，年年有甘雨和風，過着太平好日子。



# 我怎樣寫「寶馬」

這首詩是取材於「史記」「大宛列傳」中所記漢武帝太初年間（元前一零四——一零一）式師將軍李廣利西伐大宛的故事。這件事在中國民族的歷史中當然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是張騫的鑿空及漢政府推行對匈奴強硬政策的必然的結果；這次征伐勝利以後，漢的聲威纔遠播於西域，奠定了新疆內附的基礎。在今日萎靡的中國，一般人都需要靜心回想一下我們古代祖先宏動偉業的時候，我想以此為寫詩的題材，應該不是完全無意義的。

既是寫兩千年前古代的故事，便不得不用些古代的東西來描寫，庶幾乎可以烘托出一些古代的氣味來，因此我大胆地在這首詩裏用了許多古字和古辭。我深知這種應用的危險容易弄得拉雜晦澀，難以卒讀。所以我總在不得不用時才借助於牠們，並且力求其少。既便使用，也力求其實在，準確；避免模糊的或爛調的詞藻。我寫「刁斗」，我腦中清清楚楚有一個三隻腳長柄的銅鑊鍋，當時行軍確實是拿他來白天做飯，夜晚敲着巡營的；我寫「杏葉」，立刻回想到在各處博物館中見過多次的，那飾在馬胸前三尖的銅杏葉；我寫「羌笛」，很簡單地指着當時住在青海高原上牧羊的西藏民族所吹的笛聲。我極力避免今人寫舊體詩中那種亂用古字古辭假借代替的毛病。甚至於有時捨古字用今字，譬如說「絲綢」，綢字是絀

字的俗字，六朝以後才漸漸普遍地用起來，漢時不用調字；但爲易解起見，不用紬絳紵縹，絡繹等字而仍用調字。漢是管鐵蒺藜叫作渠答，本詩却仍作鐵蒺藜。但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不用古辭的，如「玄冠綵綉黼黻玉珪貂蟬和銀瑠」這一身內廷官的服飾是無法用今語描寫的；我寫「駟馬高車」或「華轂的雲蓋車」，眼前很清楚的一輛輛漢壁畫上的車子，儀仗，我想不出方法用今語來代替。如衝棚轎樓轎輾輪獵武剛轄車這許多車子，各有各的形狀與用處，不直道其名是別無辦法的。有許多東西因爲年代久遠，我們今日說來生疏，而漢時是日常生活中習見習聞的，譬如冰紈，駟馬，采芻，太鼓，祖道，羽檄，材官，更卒，鏡歌繡空簇大醮，被，繡，關傳，伍符，絺綌等。關於這些本想附些註釋，但不勝繁瑣，一時無閒着筆。還有許多東西，名字看來很平常，但在古時用起來與今日不同的，譬如營壘，漢時的營壘有他特殊的形式，在普通讀者的心中怕很難得着正確的意象；再如「布」，初看來一定想與今日的布相同，但事實上漢時沒有棉花，棉之移植入中國遲至宋時，漢末交廣一帶偶然入中原的棉布叫作白疊，漢時提布只指麻布，再如葡萄芍藥，恐怕都是大宛征伐後才傳入中國的地方，古代大宛是有名的產葡萄的地方，當時的漢人看見葡萄一定感到珍奇新鮮的，像這一類的地方，爲普通讀者本來更該仔細註釋說明的，但恐一時無閒着筆。

我寫此詩，本打算力求其與史實相附合；然而是很困難。太史公的記載原文太簡略，而處置整個故事的骨幹使其易於組成規格時，便對於原來的記錄不得不加以剪裁屬補，所以這首詩與史實本身在小節目上頗有出入。又因爲漢代文獻的缺少，許多地方爲描寫的便利起見，不得不把不合時代的東西雜揉進去。譬如「笳」，據『太平御覽』引遺書，大概是五胡入侵後才由胡人傳入中國的，漢時軍中不用笳，但本詩中把牠寫進去了。再如「墜馬髻」，首見於『後漢書』「梁冀傳」，甚麼形狀也不曉得；我在各處見過十幾個漢明器人形有髻的，可是叫不出名稱；此詩中我只得把後漢中年的墜馬髻按在武帝時長安女子的頭上。有些是記載缺乏無法考覈的，如大宛貴山城的位置，經英法德日諸國學者多年的研究，直到今天還沒有有一定的結論，有的說是Khodiane，有的想想說是Kasan；所以詩中貴山城及其附近只能依憑想像。再如魚麗陣，就我所記得的，在古文獻中只見過三處，一是左氏傳桓公五年，一是『漢書』「陳湯傳」，一是『文選』卷二十一虞子陽的「詠霍將軍北伐」詩，但三處注釋家



都未說出魚鳥陣到底是怎樣個形式。「長安城南面象南箕北象北斗」的話是依據『三輔黃圖』，但果真如此麼？我不敢十分相信。好在是寫詩，不是寫歷史，若認真推敲起來，這詩中可斟酌處在在皆是，我希望讀者不要苛求。

詩中的地名我竭力保留漢代時固有的名稱，如印度稱身毒，額齊納河作居延河，色楞格河作余吾水等，然而最主要的 *Sya Darya* 我們不知道兩漢時的人管他叫什麼，連法顯的『佛國記』中也不見，又不便越過六朝而用隋唐時藥殺水這個名字；藥殺水本是希臘名 *Jaxartes* 的譯音，原音另譯也顯累贅，所以我但以今名音譯，直作灑河。再如納林河無古名，因為據專家攷證，烏孫首都赤谷城大約在納林河上，詩中便寫作赤谷江。

依目下自己的知識，實在不夠寫這種東西的資格，順手寫出來，處處漏洞。譬如「叫更卒伐春藤趕作弓弩」這一句不要緊的話，寫時也未過心；寫後偶讀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提到老桑可以用作弓弩背，才想起周官裏本來講過典弓弩是用桑不用藤，而藤產於南方，漢時還未傳入中原；於是把藤字改爲桑字。諸如此類當修改處很多，所以現在所發表的只能算是初稿；並且由以上所述，請求讀者原諒我應用古辭的不得已處。

這首詩寫成雖然僅僅用了十幾天工夫，然而蓄意遠在三年以前。三年前有一天接到聞一多先生的信，叫我偷閒寫篇敘事詩試試看。後來見面，一多先生勸我拿李陵的故事作底，但我總組織不起來，我自己選定了這李廣利的故事，試了兩三次寫不下去；因為那時我在北方某學院裏擔任歐洲上古中古史兩門課程，提古代的戰爭，腦中便幌着波斯攻雅典的艦隊，凱撤行軍的步伍，十字軍東征時的武士，歐洲的壘堡城池，於是乎把「寶馬」這題目寫成了四不像子的洋秀才。兩年之後，幸而得機會翻一翻中國古書，這故事的細微處才略略成形。寫完後自知依然是失敗，雖是幼稚畸形的流產，但我仍該感謝一多先生當年的鼓勵。

寫歷史詩難處不在句詞描寫而在要能抓住當時的時代精神，關於這一點我自己毫無把握。在這首詩裏我不奢望要織進去什麼思想或意見，我只練習着來簡單地敘述一個故事，烘染些當時人的精神。已往的中國對我是一個美麗的憧憬，愈接近古人言行的記錄，愈使我認識我們祖先創業的艱難，功績的偉大，氣魄的雄渾，精神的煥發。俯覽山川的雋秀，仰瞻幾千年文華的絢爛，才自知生爲中國人應該是一件多麼光榮值得自慰的事。四千年來不知出頭過

多少英雄豪傑，產生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回想到這些，彷彿覺得中國人不應該弄到今天這樣萎靡飄搖，失掉了自信。這或許是因為除了很少數以外，國人大半忘掉了自己的祖先，才弄到今日國中的精神界成了一片荒土。當然，今日的中國處處得改善，人人得忍苦向前進；但這個的民族欲求精神上的慰安與自信，只有回顧一下幾千年的已往，才能邁步向偉大的未來。這話說來似乎很幼稚，但這是我個人一點幼稚的信念，因此我才寫「寶馬」這首詩。

但「寶馬」這首詩寫得是失敗了，因為牠未能表達出我心中所要敘述所要描寫的十分之一二；在寫這篇詩的時候，我才真正感覺到文字這工具的粗笨和自己表現力的薄弱。有時很好的一團想像，尋不出詞句來寫，寫出幾句便把原意剝裂到七零八落。結果全詩成後，好像不是自己的東西。更苦的是在這詩中，我簡直沒能够表達出自己對於國家和文字束縛，所以一面寫一面想，與其寫這種東西，不如等十年後寫一部千頁的漢代史，才不致悶鎖於這種壓抑的痛苦中。也許這種痛苦由於故事本身的限制？如果採用比較自由容易發揮些的題材，想也許比「寶馬」容易成功些。

這詩的失敗與疵瑕已如上述。有人或許說我把他寫得像「三國演義」，但讀者不要忘掉「三國演義」有許多地方是直錄「三國志」「英雄記」「魏略」，和「世說新語」等書的，不過作者把他寫得髣髴假了些罷了；如果我若是拿曹操來寫一篇詩，大約和「三國演義」完全不同，不過事實的骨幹却不能兩樣。也許有人說我此詩有些寫得太殘忍，如屠輪台後的情形；但讀者若翻開「魏志」的「董卓傳」，或「晉書」的「載記石虎」看一看，就知道這是由於古人與今人的氣質的不同。有些位讀者喜歡由一兩篇短短的作品便斷定作者的思想等，給他加上主義派別等古怪的名詞以分門別類；這一點我得聲明我多年來發表的零散的小詩中，從來未曾寫進去我自己對於政治社會等的意見，這篇「寶馬」依然如此。這篇東西局格的鬆散，敘事的平庸，描寫的簡陋，文字的粗澀，種種毛病自己都深知道，尚祈大方多加指正。自新詩運動以來，大家以歷史的故事為題材的髣髴還很少；不過這條路恐怕不是完全走不通。我想拿這篇幼稚的東西來拋磚引玉，希望寫詩的朋友們不久能有真正偉大的歷史詩篇來歌詠一下我們祖先的宏勳偉業，庶幾乎才不辜負我們自己身為漢唐先賢先烈的子孫。

（原文刊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寶馬』作者則將初遠征大宛列在太初元年春：

『太初元年，這一天還使回了國。焉支山深春的鳳仙花正紅。』

（但同時他却又說到自東而西的蝗災，這蝗災在各書中都說是秋天；如果貳師到玉門時還看見飛來的蝗蟲，那走得未免太慢，而且與『夏末過姑師』句衝突。）將敗歸列在二年春

『傍晚的長安落下了愁春的雨。』

班師列在四年秋末：

『當然，晝夜的趕路也沒趕上中秋。』這是我所謂『出入』的第一點。

金馬的椎毀，據史記（大宛傳），漢書（張騫傳），資治通鑑（武帝記）『通鑑記事本末』（漢通西域）等書都說是漢使自己椎毀金馬，王先謙在漢書補注中還說『椎破金馬而去，示絕宛也。』但寶馬却說是大宛椎毀的：

『在使者本定的席前椎毀了金駒。』這是我所謂『出入』的第二點。

劫掠漢使財物的事史記等書都說是郁成做的，寶馬却說是大宛『詐留』『強奪』之於前，郁成劫之於後：

『大宛王詐留下錦綉繒帛，強奪了錢寶』

『逃過郁成又遭了劫掠。』

這是我所謂『出入』的第三點。

征大宛得來的馬似乎有的是特別的名兒。據漢書西域傳，牠們的名兒有『蒲梢，龍文，魚目，汗血』，據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牠們的名兒有氍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用這些名稱豈不更Pictoreque，然寶馬却說牠們叫『騏驎駉驪驪和駮駮』。

這是我所謂『出入』的第四點。

這些與史事出入的地方，也許是因為作者另有所依據。我未見作者自注，所以只能就詩中所叙與我所見的史書比較一下。

最後在辭句方面我還要饞舌下子。如：

『左帶着渭水滄滄歌古的浪』

這句詩頗嫌晦澀，不易了解。如：

『傳侍中立刻命御史按蘭台詔拜李廣利去西伐大宛。』  
這句詩讀下去覺得『生』。因為習慣上說到拜某人的時候下而大都帶叙官職。如：

『少婦們都拉開機梭嚶嚶垂着淚。』

就習慣上的句法論，『嚶嚶』兩個字的位置應該寫上兩個形容垂淚之『貌』的字，『嚶嚶』呢，牠們是形他鳥聲的，即偶然借用來形容嬌啼，也是指『聲』不指『貌』。如：

『田園裏只賸下嬰兒婦女。』

這句話或有點過於誇張。因為『嬰兒』是剛生下不久的孩子，我想當時徵發人丁怕沒有到這地步。

其實這些史事上的辭句上的待商酌的地方都可說是無關宏旨。因為史詩終不是史，每個作者又都有他的特殊的遣辭造句，再說我看到的是校樣，說不定還有些『手民之誤』。『責備賢者』這條古訓使我寫出或許過於苛刻的話。

中國的歷史是這樣悠久，其中悲壯的，纏綿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應該很多，盼望作者繼續着『寶馬』而給我們些更完美的詩篇。

（原文刊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風 訊

□郭書遠默默地寫書評文字，筆鋒從不帶感情，只看作品，不捧名家，不嫌小卒；在談作品的時候，亦以一個較客觀而可普遍地被接受的文學概念作分析，而不以個人的好惡為好惡。以這一期他評「聖誕花開」一書來說，他先論巧合，再論人物的二分法，並示意說這兩種寫作方式對初學寫小說的作者來說，是一種具有誘惑的陷阱。

□對一位作者的第一本小說來論，這樣評論，表面上看也許是冷酷的，但是，如果郭書遠的看法能被接受，而我們願意看到這位作者在第二本小說中能抗拒這種誘惑，那麼，這種評論並不是冷酷的了。

□「寶馬」，是一位三十年代作者寫的史詩，根據編輯室能查到的資料，作者孫毓棠，生於一九一〇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專攻兩漢史，畢業後在清華大學任史學教授。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海盜船」，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了「夢鄉曲」。從「寶馬」一詩的副題「獻給聞一多先生」看，相信他和聞一多相當熟，奇怪的是，有關近代華文文學史的書上竟沒有他的名字。「滄海遺珠」並不是最好的說明，像這樣好的詩（尤其是史詩，甚少人寫作），不應該「遺」的，而他又和聞一多交往，那些寫文學史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他和他的作品。很可能的是，一些所謂文學史家，在「黨同伐異」下故意視而不見地故意將他「遺」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放眼此時此地，不是還有一些人患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文學盲聾症嗎。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7 期 ● 一九七五年五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